

政治大學圖書館



A069795

張文治編

古書
修辭
例

中華書局印行

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典藏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427.7

448

古

書



辭

例

張文治編

中華書局印行

069795

古書修辭例自序

二十二年秋，偶與友人論及修辭之事，因言我國古書，雖乏此類專著，然其名言精論，散見旁出，頗堪玩索。至於軼事佳話，多關例證，如世所習知一字之師，三人各記逸馬斃犬之類，或隨文指點，或因事比較，理無虛陳，言必摭實，若此者尤更僕難數。獨惜采輯類次，未見成書，以致究心此學者，苦於取材爲艱，論證未廣。友人因愆，愿予勉爲之，予亦素喜涉獵古籍，學爲理董之事，遂漫應焉。於儲書之暇，竭兩載之力，檢閱經史考訂之書，旁及歷代文評詩話，雜家叢書，都書二百餘種，錄其關於修辭之文，得七百餘則，約十萬言，時附評識，類爲六編：一曰修辭總論，所以通釋其名義與體用；二曰改易之例；三曰增加之例；四曰刪節之例；五曰摹擬之例；六曰繁簡之例，皆以實例爲主，就其所錄，稍別得失，藉便循覽。而此五編之中，復可部分爲二：前三編爲就原文施以繩墨，意主創獲，其中以改易爲根本，而增加與刪節則爲支幹。後二編爲取他文以資比較，迹近因依，其中摹擬與改易相對，祇論大體而不及字數；繁簡兼與增加刪節相對，則斤斤於字數矣。要之，或作或述，互相發明，見仁見智，各有裨補。雖所采諸例，稍覺繁多，不無古人一時會心所到，或有爲之言，未必盡無可議；然固不害其爲涉獵之資，論證之助，是亦理董古書，而究心修辭者所有事也。繼次既竟，因卽名之曰古書修辭例，其有聞見所限，類別未當，進而教之，是所望於世之博雅君子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，常德張文治序於申江客次。

例言

- 一 古書之稱，有廣狹二義：狹義多指經傳諸子；廣義則凡屬舊籍，均得稱之。本書從廣義。
- 二 本書所采修辭之例，大都爲片言短簡，古人已論列其得失者。至於公、穀二傳，辭意多同；法言、中說，全擬論語；以及史家編年，如兩漢紀、資治通鑑之屬，莫非節改正史；若此之類，篇卷浩繁。本書意在舉例，僅能略及。
- 三 本書分爲六編，大意已具前序。至其中各則，頗有可以兼隸數編者，則斟酌文意之輕重以爲隸入之標準。
- 四 本書編中各則，皆以時代相次。其一例之中，有兼及多人，時代懸絕者，則以文中側重之人，或年輩最後者之時代爲主。
- 五 本書各則之下，均注書名，其本有篇名及卷數者，亦兼注之。惟同爲一書，頗有因版本不同而篇卷以異者；囿於所見，未能詳注，閱者諒之。
- 六 本書各則正文，時有援引典實，事理難明之處，輒就管窺，隨手附注；或竟引他人之言，以代說明。
- 七 本書正文之後，間有附錄，取其足資比較，或備參證。近人之作，亦偶采及。惟其論修辭已成專書者，不敢掠美。
- 八 編者識有未周，力有未逮，且涉獵所及，倉卒成書，抵牾之處，自必甚多。修訂增補，俟之異日。

古書修辭例目次

第一編 修辭總論	一
第二編 改易之例	一一一
一 通論改易之例	一一一
二 改易之例之互有得失者	一三〇
三 改易之例之得者（無甚得失者附）	一三三
四 改易之例之失者	一七五
第三編 增加之例	一九五
一 通論增加之例	一九五
二 增加之例之得者	一九五
三 增加之例之失者	二〇六

第四編 刪節之例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一 通論刪節之例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二 刪節之例之得者……………一一二

三 刪節之例之失者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第五編 摹擬之例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一 通論摹擬之例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二 摹擬之例之互有得失者……………一四六

三 摹擬之例之得者（無甚得失者附）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
四 摹擬之例之失者……………一九六

第六編 繁簡之例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
一 通論繁簡之例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
二	繁簡之例之互有得失者·····	二二一
三	繁簡之例之簡得繁失者·····	二一七
四	繁簡之例之繁得簡失者·····	二二六

附錄 採用書目及撰述人名氏

古書修辭例

第一編 修辭總論

子曰：「君子進德脩業，忠信，所以進德也；脩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」周易乾文言

按脩辭二字連稱，始見於此。孔穎達曰：「脩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者，辭謂文教，誠謂誠實也；外則脩理文教，內則立其誠實，內外相成，則有功業可居，故云居業也。」孔氏以「脩理文教」釋「脩辭」，雖與後世解作「脩飾文辭或言辭」者不同，然後世脩辭之義，實自此引申。惟稽之許書，脩乃修之假借字，而辭亦或云本作詞。（詞，篆亦作詁。）是則脩辭宜作修辭，或作修詞。今以古籍通用，爲日已久，勢難改歸一致。凡所選輯，各從本書，覽者以意識之可耳。附錄「修」「脩」「詞」「辭」四字許氏說解，并段、王、朱三家注釋於後，以便參證。

修 說文解字第九篇上彡部云：飾也，从彡，攸聲。段玉裁注云：修之从彡者，洒刷之也，藻繪之也。修者，治也，引申爲凡治之稱。王筠說文句讀卷十七彡部云：大學釋訓皆說琢磨以自修，是知修身者，去其疵瑕，所以葆其天素，卽所以發其英華也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云：修，从彡，是文飾爲本義，芟除爲轉注；飾从巾，是拭治爲本義，文飾爲轉注。

脩

說文解字第四篇下月部云：脯也，从肉，攸聲。▲段玉裁注云：經傳多假脩爲修治字。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云：脩，段脯也，捶而施薑桂乾之，假借爲修治也。

詞

說文解字第九篇上司部云：意內而言外也。从司，从言。▲段玉裁注云：有是意於內，因有是言於外，謂之詁。詁者，文字之義也；言者，文字之聲也。詁者，文字形聲之合也。詁與辛部之辭，其義迥別。辭者，說也，从箇，辛，箇，辛，猶理辜，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。然則辭謂篇章也。詁者，意內而言外，从司，言，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。積文字而爲篇章，積詁而爲辭。孟子曰：『不以文害辭，』不以詁害辭也。孔子曰：『言以足志，』詁之謂也。『文以足言，』辭之謂也。大行人『故書汁詁命，鄭司農云：『詁當爲辭。』』（以上十三字爲周禮秋官大行人『協辭命』句下注語，汁，一本作叶。）此二篆之不可混一也。（據此，修辭之辭本作辭。）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云：詞，意內而言外也。从司，从言，按从言，司聲。說文隸司部，非。『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』皆謂之詞。說文卦篆引詩板：『詞之卦矣。』周禮大行人『故書叶詞命。』經傳皆以辭爲之。（據此，修辭之辭本作詞。）

辭

說文解字第十四篇下辛部云：訟也，从箇，辛，猶理辜也。▲段玉裁注云：辭，說也，今本說譌訟，廣韻七『之』所引不誤。▲王筠說文句讀卷二十八云：辭，訟也。小司寇『辭聽，』呂刑『師聽五辭，』大學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，』皆用本義。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云：辭，訟也，从箇，辛，會意，猶理罪也。箇，理也。按分爭辨訟謂之辭。後漢周紆傳：『善爲辭案條教。』注：『辭案，猶今案牘也。』段借爲詞。廣韻引說文，說也。禮記曲禮：『安定

辭。疏：「言語也。」孟子：「不以文害辭。」注：「詩人所歌詠之辭。」荀子正名：「辭也者，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。」注：「說事之言辭。」又：「辭合於說。」注：「成文爲辭。」

子曰：「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。」周易繫辭下

按孔穎達曰：「其旨遠者，近道此事，遠明彼事，是其旨意深遠；若龍戰於野，近言龍戰，乃遠明陰陽鬪爭，聖人變革，其旨遠也。其辭文者，不直言所論之事，乃以義理明之，是其辭文飾也；若黃裳元吉，不直言得中居職，乃云黃裳，是其辭文也。其言曲而中者，變化無恆，不可爲體例，其言隨物屈曲，而各中其理也。」

子曰：「情欲信，辭欲巧。」禮記表記

按孔穎達曰：「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，言辭欲得和順美巧，不違逆於理，與巧言令色者異。」姚鼐與管異之書云：「表記「辭欲巧」，卽易傳所云「修辭」耳。不可以巧言令色，便譏其失。」袁枚與韓紹真書云：「蓋貴直者，人也；貴曲者，文也。天上有文曲星，無文直星。木之直者無文，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；水之靜者無文，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。孔子曰：「情欲信，辭欲巧。」巧，卽曲之謂也。」又與祝芷塘太史書云：「聖人修辭，尙且不避巧字，而況今之爲文章者乎？是以春秋時鄭國詞命，先草創，後討論，再修飾而潤色之，亦不過求巧求人愛而已。」孔姚所釋兼指言語，袁則專稱文辭。」

仲尼曰：「志有之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不言，誰知其志？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晉爲伯，鄭入陳，非文辭不爲功，慎辭也。」

左傳襄公
二十五年

按鄭子產使晉，據理陳辭，趙文子云：「其辭順。」晉卒不敢犯，故孔子稱之如此。劉勰曰：「辭者，舌端之文，通己於人。」（文心雕龍書記）蓋古人所謂辭，多指應對辭命而言。與後世釋爲文辭者，固有不同。然昌黎送孟東野序，歷舉古來能言能文之士，而不加以分別，且曰：「文辭之於言，又其精者也。」是則言辭與文辭，或述之以口，或寫之以筆，其事雖殊，其道仍無二也。

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！」

論語衛靈公

按司馬光曰：「明其足以通意，斯止矣；無事於華藻宏辯也。」朱熹曰：「辭取達意而止，不以富麗爲工。」馬朱二氏所釋，似視達甚淺；苟究其極致，達意而止，亦何易言。蘇軾答謝民師書，及楊慎譚苑醍醐（見本編後）均推論其義頗詳。故朱子語類亦曰：「辭達而已矣，也是難。」知其難而求夫達，此正修辭之急務，華麗與否，蓋猶其次也。

附錄一 明袁宗道論文下一則

滄溟（李攀龍）贈王（世貞）序，謂「視古修詞，寧失諸理。」夫孔子所云辭達者，正達此理耳；無理，則所達爲何物乎？無論典謨、語孟，即諸子百氏，誰非談理者……彼何所見，乃強賴古人失理邪？

附錄二 清洪亮吉讀書齋初錄卷上一則

論語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集注：「辭取達意而止，不以富麗爲工。」以富麗二字反訓達字，於訓詁之義殊乖。子夏曰：「富哉言乎！」孔安國舊注：「富，盛也。」漢書揚雄傳：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。」字書：「麗，著也，美也。」是富麗二字訓作美盛，並無支離牽率之義，何得以此之反對達字乎？且「富哉言乎」集注卽以爲所包者廣，而此注語意反若以富麗二字謂不能該括，何前後相反若此乎？釋孔安國舊注云：「凡事莫過於實，不煩文豔。」文豔（以意補）二字，卽有分寸。余謂集注此條，反不若阮逸之注文中子。文中子王道篇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逸注云：「聖人不煩文，惟達意而已。」語極簡括，勝於集注。按孔安國之說，劉寶楠釋之曰：「辭皆言事，而事自有實，不煩文豔以過於實，故但貴辭達則足也。儀禮聘禮記：「辭無常，孫而說，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。辭苟足以達，義之至也。」是辭不貴多，亦不貴少，皆取達意而止。」據此，則達卽繁簡適中，事辭相稱，猶所謂「初搨黃庭，剛到恰好處」也。

子曰：「爲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」論語 憲問

按朱熹曰：「裨諶以下四人，皆鄭大夫……鄭國之爲辭命，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，詳審精密，各盡所長，是以應對諸侯，鮮有敗事。」

又按由此可見古人修辭之次第，裨諶等爲命事，亦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，惟所記與此稍異。參閱繁簡之例編三文則上。

宰我問君子尙辭乎？孔子曰：『君子以理爲尙，博而不要，非所察也；繁辭富說，非所聽也。唯智者不失理。』孔叢子嘉言

左傳成公十四年

按孔門論修辭，多指修飾言辭而言，此則專論修飾文辭。

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爲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史記孔子世家

史記孔子世家

按此語與左傳「非聖人誰能修之」一節合觀，可知修辭見重於孔門，而宣尼之修辭爲不可及。

辭無常，孫而悅，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，辭苟足以達，則義之至也。儀禮聘禮記

按鄭玄曰：『孫，順也；史，謂策祝。』

又按此亦當爲孔門之言，與仲尼辭達之義相合，姑隸於此。

曾子曰：『君子所貴乎道者三……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』論語泰伯

論語泰伯

按朱熹曰：『辭，言語氣聲氣也，鄙，凡陋也，倍，與背同，謂背理也。』又曰：『出辭氣，斯遠鄙倍，是修辭立其誠意思。』

思。』

又按曾子語本說君子修辭之效驗，然由效驗即可得其致力之所在。劉大櫟論文偶記云：『人不窮理讀書，

則出詞鄙倍空疏。』據此，則欲出詞大遠於鄙倍空疏，不可不窮理讀書也。

平原君謂公孫龍曰：『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！其人理勝於辭，公辭勝於理，終必受訕。』孔叢子公孫龍

孔叢子公孫龍

子貢曰：『出言陳辭，身之得失，國之安危也。』詩云：『辭之釋矣，民之莫矣。』夫辭者，人之所以自通也。主父偃曰：『人而無辭，安所用之？』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，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，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，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。夫辭者，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。故辭不可不修，而說不可不善。說苑善說

附錄 詩經大雅板一節

辭之輯矣，民之洽矣；辭之懌矣，民之莫矣。按懌與釋通。毛傳云：『輯，和；洽，合；懌，說；莫，定也。』孔穎達曰：『王

者若出教令，其辭氣之和順矣，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；其辭氣之悅美矣，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。』法言吾子

或問：『君子尙辭乎？』曰：『君子事之爲尙，事勝辭則伉，辭勝事則賦，事辭稱則經。』吾子

尤，辯立有斷辭之義。文心雕龍微聖

按辯亦作辨。辨物正言二句見繫辭下，韓康伯曰：『理類辨明，故曰斷辭。』辭尙體要二句見畢命，孔穎達曰：『言辭尙其體實要約，當不惟好其奇異。』

夫文以行立，行以文傳。四教所先，符采相濟。勵德樹聲，莫不師聖；而建言脩辭，鮮克宗經。是以楚豔漢侈，流弊不還，正末歸本，不其懿與！文心雕龍宗經

夫盟之大體，必序危機，獎忠孝，共存亡，戮心力，祈幽靈以取鑒，指九天以爲正。感激以立誠，切至以敷辭，此其所同

也。然非辭之難，處辭為難。後之君子，宜在殷鑒。忠信可矣，無恃神焉。贊曰：「……立誠在肅，脩辭必甘。」文心雕龍祝盟

蓋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，則知飾詞專對，古之所重也。……若尚書載伊尹之訓，皋陶之謨，洛誥、

康誥、牧誓、秦誓是也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，大夫行人，尤重詞命，語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；若春秋載呂相絕秦、

成十三、子產獻捷、襄二十五、臧孫諫君納鼎、桓二、魏絳對戮楊干、襄三是也。戰國虎爭，馳說雲湧，人

持弄丸之辯，家挾飛鉗之術。劇談者以譎誑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為主。若史載蘇秦合縱，張儀連橫，范雎反間以相秦，

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。逮漢魏已降，周隋而往，世皆尚文，時無專對，運籌畫策，自具於表章，獻可替否，總歸於筆札。宰

我子貢之道不行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。史通言語

夫所謂文者，必有諸其中，是故君子慎其實。實之美惡，其發於外也不揜，本深而末茂，形大而聲宏，行峻而言厲，心

醇而氣和，昭晰者無疑，優遊者有餘。體不備，不可以為成人，辭不足，不可以為成文。韓昌黎集卷十五與尉遲生書

按辭貴足，亦修辭意也。

附錄 韓愈論辭二則

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；通其辭者，本志乎古道者也。題歐陽生哀辭後

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答李秀才書

凡為文以意為主。……苟意不先立，止以辭彩文句，繞前捧後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。……是以意全勝者，辭愈朴而

文愈高；意不勝者，辭愈華而文愈鄙。是意能遣辭，辭不能成意。大抵爲文之旨如此。樊川集卷十 三答莊充書

文辭，藝也；道德，實也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，美則愛，愛則傳焉。賢者得以學而至之，是爲教。故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

遠。」周濂溪集卷六通書文辭第二十八

按朱熹注曰：「人之才德，偏有長短，其或意中不了了，而言不足以發之，則亦不能傳於遠矣。故孔子曰：『辭達而已矣。』」程子亦言：「西銘，吾得其意，但無子厚筆力，不能作耳。」正謂此也。」

所謂辭者，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。誠使巧且華，不必適用；誠使適用，亦不必巧且華。要之以適用爲本，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。不適用，非所以爲器也；不爲之容，其亦若是乎否也。然容亦未可已也；勿先之，其可也。王臨川集卷七 十七上人書

孔子曰：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」又曰：「辭，達而已矣。」夫言止於達意，則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繫風捕景，能是物了然於心者，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；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？是之謂辭達。辭至於能達，則文不可

勝用矣。蘇東坡集後集卷十四答謝民師書

前後所示著述文字，皆有古作者風力，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。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辭至於能達，止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蘇東坡集續集卷十一與王庠書

辭以意爲主，故辭有緩有急，有輕有重，皆生乎意也。「韓宣子曰：『吾淺之爲丈夫也。』」則其辭緩。「景春曰：『公孫行張儀，豈不誠大丈夫哉？』」則其辭急。「狼蹕於是乎君子。」則其辭輕。「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！」則其辭重。

上文則

意，本也；辭，末也。然聖門之論曰：『辭達而已矣。』又曰：『質勝文則野。』辭亦豈可少哉？後村題跋卷十
三張文學詩卷

修辭立其誠，修其內則爲誠，修其外則爲巧言。易以辭爲重，上繫終於「默而成之」，養其誠也；下繫終於六辭，驗

其誠不誠也。辭非止語言；今之文，古人所謂辭也。困學紀聞
卷一易

按翁元圻注：『魏鶴山師友雅言云：「迂叟有言：今人所謂文，古人所謂辭也。古之所謂文，觀乎天文以察時

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，豈辭章之謂哉？」厚齋語實本於温公。』

又按上繫『默而成之』句下云：『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』下繫六辭原文曰：『將叛者其辭慚，中心疑者其

辭枝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誣善之人其辭游，失其守者其辭屈。』

修辭者，謹飭其辭也。辭之不可以妄發，則謹飭之；故修辭所以立其誠。誠即上面忠信字。居有守之之意，蓋一辭之

誠，固是忠信；以一辭之妄間之，則吾之業頓墮，而德亦隨之矣。故自其一辭之修，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，則守之如一，

而無所作輟，乃居業之義。……上言修業，下言修辭；辭之修，即業之修也。……辭之義有二：發於言則爲言辭，發於文

則爲文辭。文山全集卷十一西
澗書院釋菜講義

凡作文字，要隨我分限所及，若說得太過了，亦非脩辭立誠矣。王陽明全書
卷二傳習錄

辭達而已矣，恐人溺於辭而忘躬行也，淺陋者借之。易傳春秋，孔子之特筆，其言玩之若近，尋之益遠；陳之若肆，研

之益深；天下之至文也，豈止達而已哉！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，深言之而乃達者；詳言之而不達，略言之而乃達者；正言之而不達，旁言之而乃達者；俚言之而不達，雅言之而乃達者。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，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。今以淺陋爲達，是烏知達哉？夫脫於口謂之言，爰於文謂之辭。書曰：『政貴有恆，辭尚體要。』以言乎政令之辭也。儀禮聘記曰：『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，辭苟足以達，義之至也。』以言乎禮聘之辭也。左傳曰：『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，非文辭不爲功，慎辭哉！』以言乎使命之辭也。記曰：『有其容，則文以君子之辭；遂其辭，則實以君子之德。』又曰：『情欲信，辭欲巧。』以言乎相接相示之文辭也。凡謂之辭，未有不貴達者，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。夫子惡巧言，而曰辭欲巧，則知辭非言例也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，以言者尙其辭；聖人之情見乎辭；脩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；韋編三絕，鐵鐻三折，漆書三滅，曰：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易則彬彬矣，彬彬者，辭達之謂也。繫終六辭，盡天下之情哉！文章辭火引明楊慎譚苑醍醐

附錄 近人繆鉞辭達篇一節（國風半月刊第五卷第六七合期）

秦攻趙，趙求救於齊，齊索長安君爲質，太后不肯。大臣強諫，不聽。觸讐廣思遠計，一說而太后諾。（見國策。）此淺言不達，深言乃達者也。劉向載泄冶之言曰：『夫上之化下，猶風靡草；東風則草靡而西，西風則草靡而東。在風所由，則草爲之靡。』用三十二言而意方顯。論語曰：『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』滅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。書曰：『爾惟風，下民惟草。』復滅論語九言而意愈顯。（說本陳騷文則。）此詳言不達，略言乃達者也。靖郭君將城薛，客多以諫。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。齊人以「海大魚」說之，遂輟城薛。（見國策。）

此正言不達，旁言乃達者也。景公病疽，在背，欲見不得，問國子，國子曰：「熱如火，色如日，大如未熟李也。」公問晏子，晏子曰：「色如蒼玉，大如璧。」公曰：「不見君子，不知野人之拙也。」（見說苑）此俚言不達，雅言乃達者也。蓋辭之達意，期於密合，如響應聲，如影隨形，意無恆姿，故辭無定檢，俯仰豐約，因宜適變。若謂淺陋爲達，豈爲知言。

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又曰：「脩辭立其誠。」蓋辭無不脩，而意則主於達。今易繫、禮經、家語、魯論、春秋之篇存者，抑何嘗不工也。揚雄氏避其達，而故晦之，作法言；太史公避其晦，故譯而達之，作帝王本紀，俱非聖人意也。藝苑苑言卷一

按帝王本紀卽指史記之五帝本紀與夏殷周本紀。參閱摹擬之例編一白蘇齋類稿論文上。

典謨爻象，此二帝三王之言也；論語孝經，此夫子之言也。文章在是，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。故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。」善乎游定夫之言曰：「不能文章，而欲聞性與天道，譬猶築數仞之牆，而浮埃聚沫以爲基，無是理矣。」後之君子，於下學之初，卽談性道，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；然則夫子不曰：「其旨遠，其辭文」乎？不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」乎？曾子曰：「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，多不善於修辭，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：「夫子之言，性與天道，可得而聞；夫子之文章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日知錄卷十九修辭

按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云：「錢氏曰：「釋子之語錄，始於唐；儒家之語錄，始於宋。儒其行而釋其言，非所以垂教也。君子之出辭氣，必遠鄙倍。語錄行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；有德者必有言，語錄行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。」

姚刑部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；出辭氣不能遠鄙，曾子戒之；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，而難以鄙言乎？當唐之世，僧徒不通於文，乃書其師語以俚俗，謂之語錄。宋世儒者弟子，蓋過而效之。然以弟子記先師，懼失其真，猶有取爾也。明世自著書者，乃亦效其辭，此何取哉？」錢氏名大昕，姚刑部名鼎，集釋引錢姚之言，蓋所以證明文辭不可廢除修飾之功。

孔子曰：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」於易曰：「脩辭立其誠。」立誠以爲質，脩之而後言可文也。聖人之於文，蓋惓惓矣。……文以明道，而繁簡、華質、洪纖、夷險、約肆之故，則必有所以然。……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辭之不文，則不可以達意也。魏叔子文集卷八 甘健齋軸函稿序

作文貴先立意，不必求異，但須有獨到處，便足異人。然既有好意，須思此意如何方能發得透確，用何陪賓，用何引證，前後當如何位置，一要合古人法度，文成乃粲然可觀。非但如作家信，寫塘報，米鹽無差，事故日時不錯，便足稱辭達也。魏叔子文集卷七寄諸子世倅世儼手簡

或謂：子於言語之道庶幾乎？曰：詞氣不和平，此大患也。常細求和平工夫，卻不在詞氣上，須要心中不急、不憤、不自是、不好上。日錄卷一裏言

按此乃合內外心手爲一之論，與修辭立誠之意相通。

武叔卿曰：詞要音響，聽之如敲金戛玉；詞要色麗，觀之如散錦明珠。然有流弊焉，不可不知也。必侈其詞以爲富，其

究也失之穴；必縛其詞以爲麗，其究也失之靡。譬之剪綵爲花，非不燦爛可觀，而生意索然，殊無真趣。又如美女塗脂，反隱本相矣。故說理之詞，不可不修；若修之而於理反以隱，則寧質無華可也。達意之詞，不可不修；若修之而意反以蔽，則寧拙無巧可也。修詞者其審之！

武叔卿曰：詞不雕刻則不工，然過於雕刻則傷氣；詞不敷演則不腴，然過於敷演則傷骨。其辨在毫釐，而遠者千里。故昔人不廢修詞，而亦不尚重修詞也。

顧涇陽曰：意與詞，相爲聯屬者也；意鑄矣，而詞不琢，將并其意失之。如奇古之意，而發爲腐爛冗雜之詞，則觀者但覺其腐爛冗雜，而不覺其奇古矣；況意不甚出人，而又無佳句以達之，其爲俚鄙可勝言乎？是作文不可有意無詞也。然琢詞不可無法：短則欲該，如歐陽公『環滁皆山也』一句，省卻許多字面，而意未嘗不盡也；長則欲逸，如昌黎公『若駟馬駕輕車，就熟路，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』，字雖多而逸致動人，餘推此類可見。

唐彪曰：詞有宜，有忌。其宜者曰輕新，曰秀逸，曰明顯，曰老健，曰典雅，曰潤澤，曰流利，曰長短相間，曰奇偶停勻；曰抑揚合節，曰平仄和調；其忌者曰板重，曰麤俚，曰暗晦，曰庸熟，曰鑿空，曰澀拗，曰重疊。宜者合一二亦佳，忌者必宜全去。搥鍊而後精，不搥鍊，未必能精也；淘洗而後潔，不淘洗，未必能潔也。落筆之時與脫稿之後，俱宜潤色之！

吳因之曰：或問詞調之於文何如？余應之曰：辭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著一分詞，便掩一分意。意思到時，只須直寫胸臆，家常說話，都是精光閃爍，何以辭爲？又袁了凡曰：文有詞有理，而理爲之主；故理明則詞顯，理密則詞精，理當則

辭確理，譬則主人也；詞譬則奴僕也。未有主人精明而奴僕不從令者。人惟不知窮理，而徒求工於詞氣之間，故用盡苦心，終不能出人頭地。

唐彪曰：文章修詞一事，不過以凡有文詞，貴乎出之以輕鬆秀逸，古雅典確，奇偶相參，虛實長短相間，轉掉處，以高老雄健佐之；段止勢盡處，以抑揚頓挫參之；使意盡而餘韻悠然，更得平仄諧和，句調協適，文采燦然可觀矣。古人謂不必修詞者，非欲廢如此之詞也；但不欲浮靡雕繪也。古人謂必宜修詞，亦止欲詞如此也。豈尚浮靡雕繪哉！言雖異而意未嘗不一矣。程楷曰：修詞無他巧，惟要知換字之法。瑣碎字，宜以冠冕字換之；庸俗字，宜以文雅字換之。務令自然，毋使杜撰。此即修詞之謂也。若以浮靡之言，反掩文之真意，則可鄙之詞也。何以修爲？知此，可無疑於人言之不一矣。

唐彪曰：文章有修詞琢句，反覆求工，而不能盡善，其故何也？以與平仄不相協也。蓋平仄乃天然之音節，苟一違之，雖至美之詞，亦不佳矣。作文者苟知其理，凡句調有不順適者，將上下相連數句，或顛倒其文，或增損其字，以調其平仄；平仄一調，而句調無不工矣。以上讀書作文講卷之六修詞

沈去矜曰：白描不可近俗，修辭不可太文。生香真色，在離卽之間。不特難知，亦難言。古今論

修辭之功，全在未言之前；但得先一思方出口，便得力矣。顏習齋先生言行錄法孔第六

按顏氏之學，重習行不重言辭，此所云「先一思方出口」亦卽「脩辭立誠」之意，所以別於浮文之士也。

六經以道傳，實以文傳。易稱修辭，詩稱辭輯，論語稱爲命，至於討論修飾而未有已，是豈聖人之溺於詞章哉？蓋以爲無形者，道也；形於言謂之文。既已謂之文矣，必使天下人矜尙悅釋，而道始大明。若言之不工，使人聽而思臥，則文不足以明道，而適足以蔽道。小倉山房文集卷十 虞東先生文集序

附錄 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一節

古聖人以文明道，而不諱修詞；駢體者，修詞之尤工者也。小倉山房文集十一

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；而宋人或能立誠，不甚修詞。聖人論爲命，尙且重修飾潤色，所謂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也。小倉

山房文集卷三十五 與孫備之秀才書

意與氣相御而爲辭，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，反復進退之態，采色之華。惜抱軒集卷六 答翁學士書

或曰：『旨遠辭文，大傳之訓也；辭遠鄙倍，賢達之言也；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，辭之不可以已也。今日求工於語言之末者非也，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？』曰：『非此之謂也。易曰：「脩辭立其誠。」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，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。學者有事於文辭，毋論辭之如何，其持之必有其故，而初非徒爲文具者，皆誠也。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，是其求工於是者，所以求達其誠也。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；易以道陰陽，詩以道性情也。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，則固以爲不如是，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，與性情之發也。故曰：非求工也。無其實而有其文，卽六藝之辭，猶無所取，而況其

他哉？』文史通義 公言中

夫言所以明理，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。虛車徒飾，而主者無聞；故溺於文辭者，不足與言文也。易曰：『物相雜，故曰文。』又曰：『其指遠，其辭文。』書曰：『政貴有恆，辭尚體要。』詩曰：『辭之輯矣，民之洽矣。』記曰：『毋勸說，毋雷同，則古昔稱先王。』傳曰：『辭達而已矣。』曾子曰：『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』經傳聖賢之言，未嘗不以文爲貴也。蓋文固所以載理，文不備，則理不明也。且文亦自有其理，妍媸好醜，人見之者，不約而有同然之情，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，卽文之理也。故文之至者，文辭非其所重爾，非無文辭也。而陋儒不學，猥曰：『工文則害道。』故君子惡乎似之而非者也。文史通義辨似

君子之於言，不徑而致也，是以有曲焉；辭不過其意則不謬，是以有形容焉。述學內篇卷一釋三九中

按過其意三字宜善體會，否則失之夸而遠立誠之旨。近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夸飾篇評語所述，頗足闡明汪氏文意之所未盡，轉錄於下，其略云：『漢世王充好爲辨詰，瑣碎米鹽，著爲書虛、語增、儒增、藝增之篇，凡經傳飾辭，一概加以抨擊。世或喜其諱實，而實不達詞言之情。……近世汪中知古人文詞有曲，有形容，說祖之充，而不能明其故，以爲但欲罔其意而已，是終不得爲明清之言。謹求其故，有五說焉。一曰：言有不能斥其事，則玄言其理也。書敘堯之德，欽明以下四十餘言，若欲歷敘其事，則繁而不殺，數百千言，而仍不能盡，故括以「欽明恭讓」而堯之德可知；表以既陸、昭明、於變，而堯之所以親九族，辨百姓，和萬邦者可知。此一事也。二曰：言有不能指其數，則渾括其事也。書言禹九山刊旅，九川滌原，九澤既陂，此不得歷言九州山澤，禹皆畢至，言此而禹功所

被之廣可知，歷指則反於文爲害。此二事也。三曰：言有不能表其精微而假之物象。易傳曰：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形容，象其物宜。」言龍戰於野，而陰陽鬪爭之理寓焉；但言陰陽鬪爭，義不晰也。言黃裳元吉，而得中居職之理寓焉；但言得中居職，義不晰也。此三事也。四曰：言有不能斷限而模略以爲詞。曰欲至萬年，此非真欲萬年；然云欲至某千某百年，則不詞也。詩曰：「子孫千億，」此亦非謂真能眾多如此；然云子孫某百某十人，則亦不詞也。此四事也。五曰：言有質而意不顯，文而意顯者。如云：晏子一狐裘三十年，一裘誠不必經一世之長，然但云晏子狐裘久而不易，則其久如何不可知，而晏子之儉德不顯。如云：積甲與熊耳山齊，甲多誠不能與山比峻；然但云收甲甚多，則其多如何不可知，而光武之武功不著。此五事也。總而言之：文有飾詞，可以傳難言之意；文有飾詞，可以省不急之文；文有飾詞，可以摹難傳之狀；文有飾詞，可以得言外之情。古文有飾，擬諸形容，所以求簡，非以求繁；降及後世，誇張之文，連篇積卷，非以求簡，祇以增繁。」

左傳曰：「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」此何也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，以口耳傳事者多，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；故同爲一言，轉相告語，必有愆誤。是必寡其詞，協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於記誦，無能增改；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，始能達意，始能行遠。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。……爲文章者，不務協音以成韻，修詞以達遠，使人易誦易記，而惟以單行之語，縱橫恣肆，動輒千言萬字，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，論難之語，非言之有文者也。非孔子之所謂文也。文言數百字，幾於句句用韻。孔子於此，發明乾坤之蘊，詮釋四德之名，幾費修詞之意，冀達意外之言。（自

注：「文言曰：『修辭立其誠。』說文曰：『修，飾也。』詞之飾者，乃得爲文；不得以詞卽文也。」要使遠近易誦，古今易傳，公卿學士皆能記誦，以通天地萬物，以警國家身心。經室集三集卷二文言說

作文之法，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，如易言「脩辭立其誠」，書言「辭尚體要」，詩言「穆如清風」，戴禮言「達而勿多」，左氏言「辭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」，合而觀之，作文之本末備舉。後人千言萬語，恐不能出其範圍。退菴隨筆卷十九學文

文忌卑弱，然矯卑弱之弊，便易有矜氣。矜氣從浮從僞出來，運以沈思真氣，則無此失矣。真氣從誠意來，沈思以朴筆出之，故易曰：「脩辭立其誠。」論文集要卷三會文正公論文上

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，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「脩辭立其誠。」「言近而指遠。」「辭尚體要。」「乃言底可績。」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。」「易其心而後語。」

孔叢子曰：「平原君謂公孫龍曰：『公無與孔子高辯事也。其人理勝於辭，公辭勝於理。』」揚子曰：「事辭稱則經。」

韓昌黎曰：「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。」此辭字已包理事於其中。不然，得無荀子所謂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者乎？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。易繫傳曰：「其辭文，」無不及也。曲禮曰：「不辭費，」無太過也。以上並文槩

古之論文者曰：文以意爲主，而辭欲能副其意，氣欲能舉其辭，譬之車然，意爲之御，辭爲之載，而氣則所以行也。亭瀛

文集卷四答吳至甫書

按文以意爲主說，本於范曄後漢書自序，今節錄其文如下，云：『常謂情志所託，故當以意爲主，以文傳意。以意爲主，則其旨必見；以文傳意，則其詞不流。』

附錄 近人嚴復天演論譯例言二則

譯事三難：信、達、雅。求其信已大難矣；顧信矣，不達，雖譯猶不譯也；則達尙焉。海通已來，象寄之才，隨地多有，而任取一書，責其能與於斯二者，則已寡矣。其故在淺嘗，一也；偏至，二也；辨之者少，三也。

易曰：『脩辭立誠。』子曰：『辭達而已。』又曰：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』三者，乃文章正軌，亦卽爲譯事楷模。故信達而外，求其爾雅，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。實則精理微言，用漢以前字法句法，則爲達易；用近世利俗文字，則求達難。往往抑義就詞，毫釐千里。審擇於斯二者之間，夫固有所不得已也；豈釣奇哉？

第二編 改易之例

一 通論改易之例

世人之著作，不能無病。僕常好人譏彈其文，有不善者，應時改定。昔丁敬禮常作小文，使僕潤飾之，僕自以才不過若人，辭不爲也。敬禮謂僕：『卿何所疑難，文之佳惡，吾自得之；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！』吾常歎此達言，以爲美談。昔尼父之文辭，與人通流；至於制作春秋，游夏之徒，乃不能措一辭。過此而言不病者，吾未之見也。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

按元劉壘隱居通議卷十八曰：『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，允爲名言。世之露才揚己，強辯護短者，宜味之！夫文章是非，無有定極，人言果當，何吝更改，正不失爲己益也。』又敬禮謂僕云：『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雜文釋之曰：『言吾自得潤飾之益，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邪！今人多因「相」字誤會，失本意矣。改定猶言改正，定亦改也。』虞松定五字，義同。』據此，子建文中「相」字，似亦可刪也。

文章難於造篇，易字艱於代句。……昔張湯擬奏而再卻，虞松草表而屢譴，並事理之不明，而詞旨之失調也。及倪寬更草，鍾會易字，而漢武歎奇，晉景稱善者，乃理得而事明，心敏而辭當也。文心雕龍附會

按漢武帝時，張湯爲廷尉，有疑奏，已再見卻矣，掾史莫知所爲，倪寬爲言其意，掾史因使寬爲奏，奏上，即時得

可異日，湯見上問曰：『前奏非俗吏所及，誰爲之者？』湯言倪寬。上曰：『吾固聞之久矣。』又曹魏時，司馬師（後追諡爲晉景帝）命虞松作表，再呈不可。鍾會取視，爲定五字。松悅服，以呈師。師曰：『不常爾邪！』

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……嘗聞葉大經云：『玉川子既作此詩，退之深愛之，但恨其太狂，因削其不合法度

者，而取其合者附於篇，其實改之也。』春浩紀開卷六五
川昌黎月蝕詩

周元公云：『白香山詩似平易，閒觀所存遺稿，塗改甚多，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。』余讀公詩云：『舊句時時改，無

妨悅性情。』然則元公之言信矣。隨園詩話卷六

白樂天每作詩，令一老嫗解之，問曰：『解否？』嫗曰：解，則錄之；不解，又復易之。冷齋夜話卷一
老嫗解詩

按樂天此事，又見載於宋彭乘墨客揮犀中。

張文潛云：『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，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，見白公詩草數紙，點竄塗抹，及其成篇，殆與初作

不侔。』詩人玉屑卷八
煨煉

昌黎之文，字句皆古，人悉知爲錘鍊而成矣。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錘鍊而成者。卽如白香山之詩，老嫗能解，可謂平易矣；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，竄改塗乙，幾不存一字，蓋其苦心錘鍊如此。以此例之，則歐公可知，不特環

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。柳南隨筆卷六

歐公每爲文既成，必自竄易，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。其爲文章，則書而傳之屋壁，出入觀省之；至於尺牘單簡，亦必

立稿；其精深如此。每一篇出，士大夫皆傳寫諷誦，惟觀其渾然天成，莫究斧鑿之痕也。

修辭鑑衡引
呂氏家塾記

按捫蝨新話云：『歐陽公平昔爲文章，每就紙上淨訖，卽粘挂齋壁，臥興看之；屢思屢改，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。』與此所言略同。

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，亦必屬稿，其不輕易如此。然今集中所見，乃明白平易，反若未嘗經意者；而自然爾雅，非常人所及。

曲洧舊聞卷九

讀歐公文，疑其自肺腑流出，而無斲削工夫；及見其草，逮其成篇，與始落筆，十不存五六，乃知爲文不可容易。班固

云：『急趨無善步，』良有以也。

曲洧舊聞卷四

予疑毛鄭之失既多，然不敢輕爲改易者，意其爲說不止於傳箋，而恨己不得盡見二家之書，未能徧通其旨。夫不盡見其書，而欲折其是非，猶不盡人之辭，而欲斷其訟之曲直，其能果於自決乎？其能使之必服乎？

居士集卷四十一
詩譜補亡後序

東坡云：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，率真僞相半，又多爲俗子所改竄，讀之使人不平；然亦不足怪，識真者少，蓋從古所病。李太白、韓退之、白樂天詩文，皆爲庸俗所亂，可爲太息！

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東坡三

按以上二則，雖不爲修辭而言，然固可爲修辭之鑑，以見他人之文實有不當輕爲改易者。

李濟翁資暇錄云：『李善注文選，有初注，再注，以至五注者。』蘇子由注老子，亦自言：『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。』

史通通釋別本序三
首河南王惟儉序

古語云：『大匠不示人以璞。』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。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，歸而熟觀之，自是文章日進；此無他也，見其竄易字句，與初造意不同，而識其用意故也。曲洧舊聞卷四

吾作詩甚苦，悲吟累日，僅能成篇。初未見可羞處，明日取讀，疵病百出，輒復悲吟累日，反覆改正，稍稍有加；數日再讀，疵病復出；如此數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終不能奇也。唐子西文錄

劉器之自言：常作書簡，多起藁草，及不作草字，以戒苟且。師友雜志

按文貴改易，自宜起草藁。屈原為古今詞人之宗，史記稱其為憲令，猶必具草，學者可思其故矣。

班孟堅裁史記冗語極簡健，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。猗覺寮雜記卷上

賦詩十首，不若改詩一首，少陵有『新詩改罷自長吟』之句；雖少陵之才，亦須改定。詩人王屑卷八陵陽謂少陵改詩

頃年讀禹錫（陳氏）杜詩補注，凡余意有所未喻，而未及與君商榷者，後十餘年，禹錫示余近本，視前編割削竄定十之七八，或盡改之。偶有一新意，得一新義，則又改之而未已。人皆疑君說新而多變，余獨賢君之學進而未止也。

後村題跋卷八再跋
陳禹錫杜詩補注

詞既成，試思前後之意，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，又恐字面麤疎，即為修改；改畢，淨寫一本，展之几案間，或貼之壁；少頃再觀，必有未穩處，又須修改；至來日再觀，恐又有未盡善者，如此改之又改，方成無瑕之玉。倘急於脫藁，倦事修擇，豈能無病？不惟不能全美，抑且未協音聲。作詩者猶且旬鍛月鍊，況於詞乎？詞源卷下製曲

凡靜臥宜想頭流轉，思未周處，病之根也。數改求穩，一悟得純，子美所謂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也。四深詩話卷三

按項斯病中懷人詩云：「枕上用心靜，惟應改舊詩。」又歐陽文忠作文有三上，其一曰枕上，皆足與謝語相參證。

詩不厭改，貴乎精也。唐人改之，自是唐語；宋人改之，自是宋語；格調不同故爾。省悟可超脫，豈徒斲削而已？四深詩話卷二

前明越卓凡其杰，貴陽人，官終河南巡撫，著有薊門白門橫欄，知非屢非諸集。其詩將及萬首，屢非爲最後定之本。其改詩五言云：「夏日永多閒，就松恣午睡；鳥驚殘夢醒，起受輕風吹。偶見昔吟詩，虛心一檢視；讀未及篇終，慙怖幾無地。燕荒略能刊，深奧殊未至。不知當時心，何以亦得意？間有心所會，今至不可易；此帶性靈來，百中無一二。恨少同調人，披肝動指示；從今誓改絃，誤期力捐棄。不敢恕微長，雖賢猶責備；點竄盡全篇，不留初一字。」讀書法彙

字有不老不馴不雅必不可用者，亦有改句中他字而此字卽老卽雅馴者。魏伯子文集卷四與子弟論文

善改文者，有移花接木之妙，如上下段本不相干，稍爲貫串，便成一氣，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，如倒置前後，改易字句，便另成一種格調，是也有脫胎換骨之法，如原本說寒，將要緊處改換，翻成說熱，是也。深味此法，於自己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。日錄卷二雜說

史記爲太史公未成之書，使太史公而在，當必更有改定。魏叔子文集卷八八大家文鈔選序

桐城方文，字爾止，考詩甚嚴，見同輩作，卽一字未妥，必推敲以定。人嗤之曰「改而止」。柳南隨筆卷一

先兄平菴識高學博，時人罕當其意，席間作詩，或爲之更一二字，卽喜動顏色。江右魏叔子，當今文章鉅公，或指其未安處，援筆立改，皆予所目擊者。蓋虛受益，滿招損，心虛而後學進，學愈進，心愈虛。虛心者，爲學之門，亦爲學之驗也。

秋星閣
詩話

按魏世傑撰魏叔子文集凡例云：『家叔父詩文好人彈射，又每自刮磨。客遊諸作，皆主人代爲流布，朝脫於手，暮登於木；或先削板以待草成；後有改定，輒就板剗削』云云。可爲叔子虛懷改文之一證。

詩穩而後示人，然不穩而示人，猶可改也；今人詩尙未穩，輒付梓，付梓則播之通國，不可復改，深足惜也。原其付梓之意，本因好名，若詩果佳，斯得名矣；苟詩未穩，兼多謬戾，人將指摘非笑，何名之可得？雖謂之不好名，可也。予每謂今日好名者寡，正謂此耳。詩穩而後示人，此乃真好名者也。必欲求穩，則愈知詩之不可不改也。秋星閣詩話

學詩有八字訣，曰：多讀，多講，多作，多改而已。……若作而不改，尤爲不可。作詩安能落筆便好，能改則瑕可爲瑜，瓦礫可爲珠玉。子美云：『新詩改罷自長吟』。子美詩聖，猶以改而後工，下此可知矣。昔人謂作詩如食胡桃宜栗，剝三

層皮，方有佳味。作而不改，是食刺栗與青皮胡桃也。秋星閣詩話

余嘗得佳句，喜極；及至詩成時，卻改到不見好處，方歇手，乃知古人爲了章法，塗抹佳句至多也。而菴詩話

賀裳曰：王次回疑雨諸集，見者沁入肝脾。或云：次回詞不多作，善改舊詞，有加毫頰上之技。然舊詞本有自然，而然

之妙，改後失之透露，失之猥鄙，不如不改之爲愈也。古今詞話詞品卷下改詞

爲文須千斟萬酌，以求一是；再三更改，無傷也。然改而善者十之七，改而謬者亦十之三，乖隔晦拙，反走荆棘叢中；要不可以廢改，是學人一片苦心也。變作詞四十年，屢改屢蹶者，不可勝數。今茲刻本，頗多仍舊。而此中之酸甜苦辣，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。世間爲父兄者，見其子弟之文，疏鬆爽豁，便喜；見其拘渺晦拙，便憂。吾願少寬歲月以待之，必有屈曲達心，沈著痛快之妙。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？板橋全集詞鈔自序

千招不來，倉猝忽至。十年矜寵，一朝捐棄。人貴知足，惟學不然。人工不竭，天巧不傳。知一重非，進一重境，亦有生金，一鑄而定。續詩品勇改

遺興詩云：『愛好由來落筆難，一詩千改始心安。阿婆還是初笄女，頭未梳成不許看。』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

改詩難於作詩，何也？作詩與會所至，容易成篇；改詩則與會已過，大局已定，有一二字於心不安，千力萬氣，求易不得，竟有隔一兩月於無意中得之者。劉彥和所謂富於萬篇，窘於一字，真甘苦之言。荀子曰：『人有失針者，尋之不得，忽而得之，非目加明也，睥而得之也。』所謂睥者，偶睨及之也。唐人句云：『盡日覓不得，有時還自來。』卽睥而得之之謂也。隨園詩話卷二

方望溪刪改八家文，屈悔翁改杜詩，人以爲妄。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，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；必有反復辨論而不遵其改者。隨園詩話卷一

姚鼐……在揚州，與歙縣吳殿麟居最久，有所作，以示殿麟；殿麟所不可，輒竄易至數四，必得當乃已。國朝先正事略文苑傳

或曰：古人辭命，草創加以修潤；後世詩文，亦有一字之師。如所重在意，而辭非所計；譬如廟堂行禮，雖不計其紳佩，而紳佩敝裂，不中制度，亦豈可行？邪？答曰：此就文論文，別自爲一道也。就文論文，先師有辭達之訓，曾子有鄙悖之戒。聖門設科，文學言語並存，說辭亦貴有善爲者。古人文辭，未嘗不求工也；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，爭論文必己出，以矜私耳。自魏晉以還，論文亦自有專家矣。樂府改舊什之鏗鏘，文選裁前人之篇什，並主聲情色采，非同著述科也。會昌制集之序，鄭亞削義山之映；元和月蝕之歌，韓公擢玉川之怪。或存原款，以歸其人；或改標題，以入己集。雖論文末技，有精焉者，所得既深，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。文史通義答問

或曰：前人之文，不能盡善，後人不從而點竄以示法，亦可爲之歟？答曰：難言之矣。著述改竄前人，其意別有所主，故無傷也。論文改竄前人，文心不同，亦如人面，未可以己所見，遽謂勝前人也。劉氏史通著黜煩之篇（按卽指點煩篇）矣。左馬以降，並有塗改；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。然劉有所爲而爲之，得失猶可互見。若夫專事論文，則宜慎矣。今古聰敏智慧，亦自難窮。今人所見，未必盡不如古。大約無心偶會，則收點金之功；有意更張，必多畫墁之誚。蓋文貴於天機自呈，不欲人事爲穿鑿耳。文史通義答問

別有辭人點竄，略仿史刪（因襲成文，稍加點竄，惟史家義例有然。詩文集中，本無此例。間有同此例者，大有神奇臭腐之別，不可不辨。）鳳困荆墟，悲迷陽於南國；（莊子改鳳兮歌）鹿鳴萃野，誦宵雅於東山。（魏武用小雅詩）女蘿薜荔，陌上演山鬼之辭；綺紵流黃，狹邪襲婦豔之故。（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。）梁人改隴頭之歌，（增

減古辭爲之。韓公刪月蝕之句。（刪改盧仝之句。）豈爲義取斷章，不異賓筵奏賦。（歌古人詩見己意也。）以至河分岡勢，乃聯春草青痕。（宋詩僧用唐句。）積雨空林，爰入水田白鷺。譬之古方今效，神加減於刀圭；趙壁漢師，變旌旗於節度。藝林自有雅裁，條舉難窮其數者也。文史通義言公下

文辭非古人所重，草創討論，修飾潤色，固已合眾力而爲辭矣；期於盡善，不期於矜私也。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，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，是有意於欺世也。存其文，兼存與定之善否，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，所補豈不大乎？文史通義說林

附錄一 近人陳衍石遺室詩話二則

蘇堪（鄭孝胥號）爲詩，一成則不改。在天津時與余書，所謂骨頭有生所具，任其支離突兀也。陳弢菴（名寶琛）則必改而後成，過後遂不能改，謂結構心思已打斷矣。卷一

昔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。唐牛奇章文字，嘗被劉夢得塗竄殆盡；厥後二人相見，歡好如故相識。陳弢菴詩成，必與余兄弟商榷再四，雖不盡舍己從人，固今之丁敬禮也。鄭蘇堪有詩稿一卷，爲余少時所嗤點，或竊以獻諸蘇堪，蘇堪鄙其人，轉以告余，又今之奇章公矣。卷十

附錄二 近人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宜虛心勇改以博進境一節

林下偶談謂前輩爲文，雖或爲流俗嗤點，然不肯輒輕改，蓋意趣規模已定，輕重抑揚已不苟，難於遷就投合。

也。歐公作范公碑，其子堯夫不樂，欲刪改，公不從；又作尹師魯銘文，或以爲不盡然，公怒，至遺書他人，深數責之。荆公作錢公輔母銘，錢欲有所增損，公答之甚詳，曰：『鄙文自有意義，不可改也。』東坡作王晉卿墨繪堂記，王嫌所引非美事，請改之，坡云：『不使則已，使卽不當改。』水心作汪勃墓志，汪之孫不樂，請改，水心不從。請益力，終不從。方望溪爲孫徵君傳，至貽書孫以寧，自述義法，引歐之志，尹、韓之志，李元賓自解，乞其勿易。程若韓乞志於望溪，於其文欲有所增，望溪復書，請其置此而別求能者……此皆自信之深，以不改見其非苟，其例多屬紀事之文，綴文者宜知之。（按王氏原文甚長，多論文宜勇改之事例，今皆從略；惟此節論文有勇於不改者，言若奇而義甚正，故附錄之。）

二 改易之例之互有得失者

舊唐書列傳之文，高下不等……蕪雜不倫，至有市井俗語，亦一概闖入，絕不檢點……子京力矯其弊，寧簡毋冗，寧僻毋俗，於舊書各傳，無一篇不改竄易換。大約事多而文省，語短而意長，過舊書遠甚……朝野僉載記李奮母事，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；新書列女傳記奮母事，則改腳錢曰車庸，王、洪傳又曰腳直，此皆避俗就雅之法。通鑑裴度討蔡，臨行謂憲宗曰：『臣若滅賊，則朝天有期；賊在，則歸闕無日。』新書則云：『賊未授首，臣無還期。』較通鑑更爲簡勁。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。特其過求簡淨，有時或不免晦澀者。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，至一抔之士二句，嘆

曰：「有此才而不用，宰相罪也。」新書則述后語曰：「宰相安得失此人？」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，新書改爲師道妻異姓子，雖似避俗，然不如前夫之子爲易曉；況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。魏書長孫稚傳，以後妻羅前夫女妻陳興恩，則未爲無典也。而異姓子三字轉不典。通鑑董昌將僭號，謂人曰：「讖云：『兔子上金牀。』」我生太歲在卯，明年復在卯，二月卯日卯時，吾稱帝之秋也。」新書改云：「我生於卯，明年歲旅其次，二月朔之明日，皆卯也，我以其時當卽位。」語雖稍文，然不是武人語；且又遺卻卯時矣。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：「吾披荆榛立壽王，既得位，乃廢定策國老，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？」新書改云：「奈負心門生何？」則更頹弱無味矣。……至其造語用字，尤多新奇者；今略摘於左：太子瑛傳，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。（握謂迎合也。時武惠妃擅寵，壽王，其子也。李林甫欲傾太子而立壽王，故云握也。）諸公主傳，懿宗女衛國公主卒，許羣臣祭，以金貝火之，民取煨以汰寶。（謂取灰鍊出金寶也。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。）柴紹傳，唐兵與桑顯和戰，紹繞其背敗之。（謂繞出賊後也。）范君璋傳，衿肘變生。（謂變生肘腋也。）李迥秀傳，撓意諸媚。（謂曲意阿附也。）裴矩傳，池酒林蔽。（卽酒池肉林也。）宇文士及傳，通諄勤。（卽通殷勤也。）蕭瑀傳，亡不旋趾。（卽不旋踵也。）蕭廩傳，厲止夜行。（卽禁止夜行也。）李嶠傳，無所嫁非。（謂無所委罪也。）蘇頌傳，朝鼎夕砧。（謂迅速伏誅也。）張說傳，道署。（謂避暑也。）祈陳哀到。（謂陳情切至也。）李甘傳，齧疽列脞。（謂孝子吮癰割股也。）李朝傳，胖然無避屈。（謂泰然無所顧也。）裴胄傳，臺劾峭詆。（謂株蔓以劾且醜詆也。）王翹傳，良金厚革。（謂堅甲利兵也。）康承訓傳，痍痕士。（謂創殘之兵也。）孔巢父

傳，鏗迹民伍。（謂晦迹於編氓內也。）藩鎮傳序，肢臂相依。李正己傳，輔牙相依。（皆謂互爲唇齒也。）李寶臣傳，急熱爲表裏。（言急難相救也。）李載義傳，扶掖郵人。（謂鞭責郵人成瘡也。）李正己傳，矢液流離。（謂溲溺俱下也。）藩鎮傳贊，引妖就暝。（卽謂卽聾從昧也。）吳兢傳，不殊如帶。（謂不絕如帶也。）李光弼傳，握賊本根。（謂拔其本根也。）李嗣業傳，以長柯斧塔進。（謂軍士列如塔兢進也。通鑑云：軍士執長刀如牆而進。）馬璘傳，漂血丹渠。（謂血流滿溝皆赤也。）房琯傳，十年不諧際人事。（謂不交涉世務也。）史思明傳，築城未垠。（謂以泥塗覆也。）此皆極意避俗，憂憂獨造者，未免好奇之過；然尙多新闢可喜。至其好用「叵」字代「不可」二字，如桑道茂傳，福壽叵涯，薛頤傳，卒叵之測，張巡傳，時人叵知，賈餗傳，叵耐何，安祿山傳，叵可忍，又承天皇帝傳，以沒奈何爲末奈何，李泌傳，以率爾爲帥爾，此則徒以新巧避陳俗，未免同卉犬篠驂（唐徐彥伯爲文，好變易字面，以鳳閣爲鸞閣，龍門爲虬戶，金谷爲銑溪，玉山爲瓊岳，芻狗爲卉犬，竹馬爲篠驂，月兔爲陰魄，風牛爲飄犢）之諛矣。子京於鄭餘慶傳，謂其奏議好用古語，如仰給縣官馬萬蹄，有司不曉何語，時人譏其不適時；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之也。陔餘叢考卷十一 一新唐書文筆

王右丞詩：『迸水定侵香案濕；』魏禹卿辨云：『定水迸侵。』又『桃源面面絕風塵，』陳可一辨云：『桃源西面，正對柳市南頭；』鄧泰素嘗云：曾見古本唐詩『滿樹枇杷冬着青，』『滿樹』作『滿寺』；『二水中分白鷺洲，』『二水』作『一水。』『雲想衣裳花想容，』蔡端明書作『葉想衣裳；』劉後村以爲筆誤；或云，葉字正與牡丹穩貼，愚意「雲」字更趣。杜裳華清宮詩：『行江盡南數十程，曉風殘月入華清；朝元閣上西風急，都入長楊作雨聲。』

連用二「風」字，畢宗吉詩話云：向見善本作「曉乘殘月入華清」殊妙。豎風補集卷二詩字辨

周長卿（元）曰：古人好詞，卽一字未易彈改，子瞻「綠水人家遠」別本「遠」作「曉」爲古今詞話所賞；愚謂遠字雖平，然是實境，曉字無歸著，試通咏全章便見。少游「斜陽暮」後人妄肆批評，託名山谷，淮海集辨之詳矣。又有人親在郴州見石刻，是「斜陽樹」樹字甚佳，猶未若暮字。至苕溪漁隱記者卿「鼇山彩結」結改作緝，益佳不知何佳也。若子瞻「低繡戶」低改窺則善矣。詞苑叢談卷一

二 改易之例之得者（無甚得失者附）

夏四月辛卯夜，恆星不見；夜中星實如雨……如雨者何？如雨省，非雨也。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？不脩春秋曰：「雨星不及地尺而復。」君子脩之曰：「星實如雨。」公羊傳莊公七年

按君子謂孔子論衡藝增篇云：「夫星隕（同實）或時至地，或時不能，丈尺之數難審也。史記（謂未脩之春秋）言尺，亦以太甚矣。夫地有樓臺山陵，安得言尺？孔子言如雨，得其實矣。」

孔子修春秋，魯史舊文不可見，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。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，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，卽春秋「公及邾儀父盟於蔑」也。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，滅下陽，卽春秋「虞師晉師滅夏陽」也。據此，可見當時國史，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，孔子特酌易數字，以寓褒貶耳。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，而孔

子刪訂春秋之處，亦卽此可見。又魯莊公七年，星實如雨。公羊傳謂原本乃「雨星不及地尺而復」。孔子修春秋，改曰「星實如雨」，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迹。陔餘叢考卷二春秋底本

孔子侍坐於季孫，季孫之宰通曰：「君使人假馬，其與之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，不曰假。」季孫悟，

告宰通曰：「今以往，君有取謂之取，無曰假。」孔子曰：「正假馬之言，而君臣之義定矣。」韓詩外傳卷五

志云：「史記成公十六年，公會諸侯於周。」案成公者，卽魯侯也。班氏凡說魯之某公，皆以春秋爲冠。何則？春秋者，

魯史之號，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，今引史記居先，成公在下，書非魯史，而公捨魯名，膠柱不移，守株何甚！史通漢書五行志錯誤

按史記二字，易以春秋可也。又劉氏摘舉五行志錯誤甚繁，此特錄其一例；至此條之誤，尙不止此。浦起龍通

釋言之頗詳，然不在修辭範圍之內，故從省。

大聚篇：「水性歸下，農民歸利。」念孫案：此本作「水性歸下，民性歸利。」「民性」與「水性」對文，「民」字總

承上文十農商賈而言，非專指農民而言。今本作「農民」者，卽涉上「農民歸之」而誤。玉海六十引此，正作「民

性歸利。」讀書雜誌逸周書

趙世家：「故禮也不必一道，而便國不必古。」念孫案：此當依趙策作：「理世不必一道，（今本趙策理亦譌作禮；

姚本云：一作理。）而便國不必法古。」理世，治世也；不必法古，卽承上文「何古之法」而言。商君傳云：「治世不一

道，便國不法古。」今本「理世」譌作「禮也」，（隸書「世」「也」相似。）古上又脫法字，則文不成義。讀書雜誌史記

齊策：『大冠若箕，脩劍挂頤，攻狄不能下，壘枯邱。』……念孫案：此當從說苑作『攻狄不下，壘於梧邱』於文爲

順，於義爲長。今本說苑作『攻狄不能下』，「能」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。一本引說苑無「能」字者是。北堂書

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。今策文作『攻狄不能下』，「能」字因上文『將軍攻狄不能下』而誤衍耳。讀書雜誌 戰國策

性惡篇曰：『今人之性，生而有有利焉，順是，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；生而有疾惡焉，順是，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；生

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聲色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而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，順人之情，必出於爭奪，合於犯分亂理而歸

於暴，故必有師法之化，禮義之道，然後出於辭讓，合於文理而歸於治。』俞樾曰：犯分當作犯文，此本文以文理相對。上

文曰：『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。』下文曰：『合於文理而歸於治。』並其證也。合於犯文亂理，與合於文理

正相對成義。今作犯分，則與下文不合矣。當由後人習聞犯分，罕聞犯文，而誤改之耳。諸子平議 荀子

按以上王俞二氏改字，本屬校訂範圍；然由此亦頗可領悟修辭之功。故摘舉數則以示例。

高祖紀云：『父老皆曰，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。』珍字不安。漢書改爲奇，是矣。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

太公家令云：『高祖雖子，人主也。』是時未有「高祖」號，劉子玄辨之，誠中其病。漢書改爲「皇帝」，是矣。淳南遺老

集史記辨惑

張耳陳餘列傳：『今王事高祖甚恭。』此與下「高祖」二字俱誤，當從漢書作「皇帝」。義門讀書 史記

按朱子語類云：『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刪改脫稿，高祖紀記太公處稱高祖，此樣處甚多。高祖未崩，安得高祖

之號漢書盡改之矣。黃本臚癡學卷四讀史筆得云：「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：『高祖雖子，人主也。』又張敖曰：『秋毫，皆高祖力也。』夫易名之典，加於身後，高祖現存，遽呼以諡，此史公載筆之疏處。班書改曰：『皇帝雖子，人主也。』秋毫，皆帝力也。』最爲精審。」又云：「左傳稱『陳桓公方有寵於王，』出自石磻之口，及史記田氏世家『歸乎田成子，』出自齊人之歌，皆有所未喻。」可與上二則參證。

漢淮南厲王死，民作歌以諷文帝曰：「一尺布，尙可縫；一斗粟，尙可舂；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此史漢所書也。高誘作鴻烈解序，及許叔重註文，其辭乃云：「一尺縑，好童童；一升粟，飽蓬蓬；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殊爲不同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。容齋續筆卷七淮南王

按高許所引歌，好童童，飽蓬蓬，爲方俗形容之言；疑爲本辭。尙可縫，尙可舂，其語較雅正，而意尤明白。蓋史漢所潤色也。

司馬遷自序傳云：「爲太史七年，而遭李陵之禍，幽於縲紲，迺喟然而歎曰：『是予之罪也，身廢不用矣！』」自敝如此，何其略哉！夫云遭李陵之禍，幽於縲紲者，乍似同陵陷沒以置於刑；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，遂令讀者難得而詳。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，書中具述被刑所以，儻無此錄，何以克明其事者乎？史通雜說上

按浦起龍曰：「七年而遭句，若刊云『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，』則事由便明。」浦氏所改甚是，可以正子長史筆之率。

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，歷說自古述作，皆因患而起，末云：「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。」案呂氏之修撰也，廣招俊客，比跡春陵，共集異聞，擬書荀孟，思刊一字，購以千金，則當時宣布，爲日久矣，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？且必以身旣流移，書方見重，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；而輒引以自喻，豈其倫乎！若要多舉故事，成其博學，何不云：「虞卿窮愁，著書八篇；」而曰：「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？」斯蓋識有不該，思之未審耳。史通雜說篇上

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：「夫刑罰所以防姦也，內長文所以見愛也，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，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，祇而不懈，其赦天下！」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。張晏曰：「長文，長文德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詔言有文德者，卽親內而崇長之，所以見仁愛之道；見謂顯示也。」顏氏之說，雖比張晏爲詳；然終不能服人意。許少伊右丞言：往讀江南舊本，乃以內爲而，文爲史，傳寫之誤，容或有此，而其義通矣。近見一士人言：前輩校正本，乃以內爲而，長爲肆，文爲赦，所以見愛於其下，文尤爲貫穿；但改字太多，不知果有所據否。歐陽公云：「讀書有不通，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，最爲解經者之弊。」此言蓋譏鄭氏也。近世學者多或不免於此。南窗紀錄

按據最後說，詔文前二句當作：「夫刑罰所以防姦也，而肆赦所以見愛也。」王念孫讀書雜誌曰：「內長文作「而肆赦，」雖無明據，而於上下文義甚合。下文云：「其赦天下！」可證也。「而」與「內」，「肆」與「長」，「赦」與「文」皆字形相近而誤。」

又按宋嘉定間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二云：「魯氏（子明）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，「內長文」乃「

而肆赦。」蓋而詛為內，肆赦皆缺偏傍，而為長文。詔云：「其赦天下。」意甚明白。」

贊曰：「二班懷文，裁成帝墳。」李賢注云：沈約宋書曰：「初謝儼作此贊云：「裁成典墳。」以示范曄，曄改為「帝墳。」」

後漢書班彪傳并注

吳雄之葬，醫巫皆言族滅。此亦文之病也。彼「巫醫」何預葬事，亦謂之「墓師」可也。新論

按吳雄為後漢順帝時人，少時葬母，不擇地，不問時日，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。詳見後漢書郭躬傳。宋劉

攸謂「卜葬何關醫事，明衍。」與孔氏說可相參證。

左太冲招隱詩：「白雲停陰岡。」「雲」字當從宋本作「雪」為更佳。義門讀書記文選

潘岳西征賦：「匪禍降之自天。」何義門編修移為「降禍」，遂覺意與句法增重。按鶴堂筆記卷四十四方東樹按語

庾闡始作揚都賦，道溫庾云：「溫挺義之標，庾作民之望。方響則金聲，比德則玉亮。」庾公聞賦成求看，兼贈賦之。

闡更改望為偽，以亮為潤云。世說新語卷二文學

按庾公名亮，闡改亮為潤，所以避諱，偽則與潤相協也。

古辭：「雞鳴高樹巔，狗吠深宮中；（見宋書樂志三）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，唯改高為桑，宮為巷。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

按全祖望云：「改「巷」字句更佳。」

陶淵明歸去來辭云：「既窈窕以尋壑，」晉書南史並作「窮」。按鶴堂筆記卷三十九文選三

按方東樹曰：『作窮者是，尋字常語，無力。』

自魏梁和好，書下紙每云：『想彼境內寧靜，此率土安和。』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，自稱猶著此，欲示無外之意。收

定報書云：『想境內清宴，今萬國安和。』梁人復書，依以爲體。北齊書魏收傳

嵩，開元初權中書舍人，崔琳、王丘、齊澣以嵩少學術，不以輩行許也。獨姚崇稱其遠到。帝欲相蘇頲，嘗夜密召嵩草

詔，其詞曰：『國之瓊寶。』帝曰：『朕不欲斥其父名，卿當爲刊削。』沉思久之，乃曰：『國之珍寶。』唐詩紀事卷十四蕭嵩

按類父名瓊。

漫叟詩話云：『桃花細逐楊花落，黃鳥時兼白鳥飛。』李商老云：嘗見徐師川說，一士大夫家，有老杜墨迹，其初云：

『桃花欲共楊花語，』自以淡墨改三字，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。不然，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？漁隱叢話前集卷八杜少陵三

『中興諸將收山東，捷書夜報清晝同。』夜字從王介甫，謂捷書晝夜至也。舊作日，今不取。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八正訛門引杜詩正異

『樹枝有鳥亂棲時，暝色無人獨歸客。』棲字從一作。正文作鳴，今不取。言亂棲，則鳴可知矣。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八正訛門引杜詩正異

按義門讀書記云，當作鳴字，蓋日已暝，但聞鳴噪，而知枝間皆鳥也。作棲則複「有」字，（言與有字意犯複）

亦是死句，下暝色二字接得不生動矣。說頗成理，存參。

杜詩：『大家東征逐子回。』劉須溪曰：『逐字不佳。』余思之，杜詩無一字無來處，所以佳；此逐字無來處，所以不

佳也，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，可乎？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，近有語余以將字易之。詩云：『不遑將母，』蓋反言

見義……爲文富於萬篇，貧於一字，其難如此。古樂府有「一母將九雛」之句，則「將」字甚愜當，試與知者訂之。

丹鉛總錄卷二
十六珠語類

顏延年赭白馬賦：「戒出家之敗駕，惕飛鳥之時衡。」「出」字不如「突」字。杜子美詩：「大家東征逐子回，」

「逐」字不如「將」字。白居易詩：「千呼萬喚始出來，」「始」字不如「才」字。詩文有作者未工，而後人改定

者勝，如此類多有之。使作者復生，亦必心服也。丹鉛總錄卷十八
詩話類賦用字

晁以道家，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，如「握節漢臣歸，」乃是「禿節漢臣歸，」「新炊間黃梁，」乃是「新

炊聞黃梁。」以道跋云：「前輩見書自多，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。」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，使得盡見之，想

其所補亦多矣。竹坡詩話卷二

按義門讀書記云：「宋子京書作「聞黃梁，」非常生動。」

杜詩善本勝者，如「把君詩過日，」作「把君詩過日，」「愁對寒雲雪滿山，」作「愁對寒雲白滿山，」「關山

同一照，」作「關山同一點，」「娟娟戲蝶過閒幔，」作「娟娟戲蝶過開幔，」「曾因朱旗北斗閑，」作「曾因朱

旗北斗殷，」「祇緣貧病人須棄，」作「不知貧病關何事，」「握節漢臣回，」作「禿節漢臣回，」「新炊間黃梁，

」作「新炊聞黃梁。」藝苑卮言卷四

史思明本不識文字，忽然好吟詩；每就一章，必驛宣示，皆可絕倒。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贇，以彩牋敕左右

書之曰：『櫻桃一籠子，一半赤，一半黃，一半與懷王，一半與周贄。』小吏龍譚進曰：『請改爲一半與周贄，一半與懷王，則聲韻相協。』思明曰：『韻是何物，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？』安祿山事蹟卷下

按此事近人嘗述之以謂白話詩之不協韻。蓋倒文趁韻，苟無悖於事理，實爲舊詩修詞之一法。思明詩既不佳，而乃徒爭無謂之名分於字句先後之間，不成其爲詩，第足以發眾人之一噓耳。

又按安祿山事蹟載有史思明題石榴詩云：『三月四月紅花裏，五月六月瓶子裏，作刀割破，六七千個赤男』女。並云：『郡國傳寫，置之郵亭。』此與櫻桃詩，並貽笑千古也。

安祿山敗，史思明繼逆，至東都，遇櫻桃熟，其子在河北，欲寄遺之，因作詩同去，詩云：『櫻桃一籠子，半已赤，半已黃，一半與懷王，一半與周至。』詩成，左右贊美，皆曰：『明公此詩大佳；若能言一半周至，一半懷王，卽與黃字聲勢稍穩。』思明大怒曰：『我兒豈可居周至下！』……思明子僞封懷王，周至卽其傳也。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五雜錄類引芝田錄

按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亦載此事，惟文字稍異，史思明誤作安祿山。今從略。

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：『前峯月照一江水，僧在翠微開竹房。』既去，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。翻行數十里，乃得半字，亟回欲易之，則見所改字，因歎曰：『台州有人。』聞之王古直云。懷麓堂詩話

詩話類編……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，過杭之清風嶺，題詩云：『絕頂秋風已自涼，鶴翻松露滴衣裳。前山月落一江水，僧在翠微開竹房。』至台州，事竣，復登僧房，欲改爲半江。僧言：『月前有一官過此，稱詩佳矣，但一字不如半字。』

「適驚聞何人，僧曰：『義烏駱賓王也。』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，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詩，非達夫作。……祖香

筆記
卷五

詩在與人商論，深求其疵而去之。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，殆近法家，難以言恕矣。故謂之詩律。東坡云：「敢將詩律關深嚴。」予亦云：「詩律傷嚴近寡恩。」大凡立意之初，必有難易二塗，學者不能強所劣，往往舍難而趨易，文章罕工，每坐此也。作詩自有穩當字，第思之未到耳。皎然以詩名於唐，有僧袖詩謁之，然指其御溝詩云：「此波涵聖澤，」一「波」字未妥，當改。僧佛然作色而去。僧亦能詩者也。然度其去必復來，乃取筆作「中」字，掌中握之以待。僧果復來云：「欲更爲「中」字，如何？」然展手示之，遂定交。要當如此，乃是。唐子西文錄

按唐詩紀事以此事爲王貞白與貫休事，見後。

耿漳贈田家翁詩：「蠶屋朝寒閉，田家晝雨閉。」此寫出村居景象；但上句語拙，朝晝二字合掌，若作「田家閒晝雨，蠶屋閒春寒」亦是王孟手段。四溟詩話卷一

按卽仍歌句，但改朝爲春亦佳。

林下詩談：貞元中，周存性喜放生，嘗放一鯉魚，因戲爲詩，極佳，陸贄稱之。結句云：「倘若成龍去，還施潤物功。」後入試，試題爲「白雲向空盡」，詩旣成，苦於無結，忽憶鯉魚詩，因改「成」字爲「從」字云：「倘若從龍去，還施潤物功。」主司大賞，遂得通籍。暨瓠七集卷一放生獲薦

史記言四皓定太子事云：「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。」當作「本留侯。」石慶數馬事云：「猶然如此。」當作「然猶。」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：「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。」當作「今始。」郭從謹言于唐明皇云：「草野之臣，必知有今日。」當作「知必。」德宗聞李泌補戍卒之說云：「如此天下復無事矣。」當作「無復。」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：「反乃爵以通侯。」當作「乃反。」

漳南遺老集
謬誤雜辨

予客長安，藍田水壤一墓，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石，校印本殊不同；印本「挾一矢」，石本乃「指一矢」，爲妙語。……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，段季展書，校印本，無友人博陵崔宏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；又印本銘云：「已乎元賓，文高乎當世，行過乎古人，竟何爲哉？」石本乃「意何爲哉！」益歎石本之語妙。歐陽氏已下好韓氏學者，皆未見之也。開見後錄
卷十四

按漳南遺老集文辨嘗引開見後錄云云而論之曰：「予謂「指」字太做造，不若「挾」之自然。「意」字尤無義理，亦只當作「竟。」邵氏之許，殊未當也。荊產云：「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，中間或有未安；他日自加點定，未可知也。若初本不同，當擇其善者取之，不必專以石刻爲正。」此說盡矣。」其言亦頗成理。參閱後歸田瑣記赤壁賦字異同所附姚鼐說。

「嗟盤之樂兮，樂且無殃。」樊本作殃，方氏從洪校石本作央。朱子曰：「作殃於義爲得。」愚按作央者是，作殃非也。楚辭離騷經：「時亦猶其未央。」王注曰：「央，盡也。」九歌：「爛昭兮未央。」注曰：「央，已也。」盡與已同義，然則

無央猶言無已也，無盡也。朱子未達古語，故從作殃之本耳。俞樾雜集卷二十
六讀昌黎先生集

潮州刺史謝上表：『瞻望宸極，魂神飛去。』舊注：『去或作迭，非是。』愚按：魂神飛去，語意殊輕，與通體不稱。疑本

作魂神飛佚，佚與逸通，飛佚即飛逸也。迭即佚字之誤。其賀冊尊號表曰：『瞻望宸極，心魂飛揚。』飛逸飛揚，語意正

相近。俞樾雜集卷二十
六讀昌黎先生集

賈島（字浪仙）……初赴名場日，常輕於先輩；以八百舉子所業，悉不如己，自是往往獨語，傍若無人。或鬧市高吟，

或長衢嘯傲。忽一日於驢上吟得『鳥宿池中樹，僧敲月下門。』初欲著『推』字，或欲著『敲』字，煉之未定，遂於

驢上作推字手勢，又作敲字手勢，不覺行半坊，過者訝之。島似不見。時韓吏部（愈）權京尹，意氣清嚴，威鎮紫陌，經

第三對呵唱，島但手勢未已；俄為官者推下驢，擁至尹前，島方覺悟，顧問欲責之。島具對：『偶得一聯，吟其一字未定，

神遊詩府，致衝大官，非敢取尤，希垂玉鑒。』韓立馬良久思之，謂島曰：『作『敲』字佳矣。』遂與島並轡語笑，同入

府署，共論詩道不厭，因與島為布衣之交。鏗戒錄八
賈性旨

按此事宋以來人多喜述之，其辭互有詳略，而大旨無異。今選三則，以資比較。并錄賈島題李凝幽居詩全首

於後，其辭云：『閒居少隣並，草徑入荒園。鳥宿池邊（一本作中）樹，僧敲月下門。過橋分野色，移石動雲根。暫

去還來此，幽期不負言。』

賈島初赴舉在京師，一日於驢上得句云：『鳥宿池中樹，僧敲月下門。』又欲作推字，煉之未定，於驢上吟哦，引手

作推敲之勢，觀者訝之。時韓退之權京兆尹，車騎方出，鳥不覺行至第三節，尙爲手勢未已；俄爲左右擁至尹前，鳥具對所得詩句，推字與敲字未定，神遊象外，不知迴避。退之立馬久之，謂鳥曰：『敲字佳。』遂並轡而歸，共論詩道，留連累日，因與鳥爲布衣之交。詩話總龜卷十一苦吟門引唐宋遺史

賈島赴舉至京，騎驢賦詩，得『僧推月下門』之句，欲改推爲敲，引手作推敲之勢，未決，不覺衝大尹韓愈，乃具言。愈曰：『敲字佳矣。』遂並轡論詩久之。唐詩紀事卷四十賈島

附錄一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一則

僧敲月下門，祇是妄想揣摩，如說他人夢，縱令形容酷似，何嘗毫髮關心。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，就他作想也。若卽景會心，則或推或敲，必居其一；因景因情，自然靈妙；何勞擬議哉？『長河落日圓，』初無定景；『隔水問樵夫，』初非想得，則禪家所謂現量也。

附錄二 宋阮一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四用字門引丹揚集一則

賈島攜新文詩謁韓愈云：『青竹未生翼，一步萬里道；安得西北風，身願變蓬草！』可見急於求師；愈贈詩云：『家住幽都遠，未誠氣先感；來尋吾何能，無殊嗜昌歎。』可見謙於授業。此皆鳥未儒服之時也。泊愈教鳥爲文，遂棄浮屠，舉進士。撫言載鳥初赴名場，於驢上得『鳥宿池中樹，僧敲月下門。』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，泊擁至馬前，曰：『欲作敲字，又欲作推字，神游詩府，致衝大官。』愈曰：『作敲字佳矣。』是時鳥識韓已久矣，使

未相識，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？

劉夢得傲舟云：『晉宣尸居魏臣怠。』

閣按：『晉宣帝紀，李勝來候疾，退告曹爽曰：「司馬公尸居餘氣，形神已

離，不足慮也。』故爽等不為設備。何云：『晉宣於時，亦魏臣也，韓柳必無此。』全云：『馬懿尸居曹爽怠。』困學紀聞卷十七評

文并注

按閣名若璩，何名焯，全名祖望。全改劉詩晉宣為馬懿，魏臣為曹爽，於辭乃順。

魯直詩有題扇「草色青青柳色黃」一首，唐人賈至趙嘏詩中皆有之，山谷蓋偶書扇上耳。至詩中作「吹愁去」

嘏詩中作「吹愁卻」，「卻」字為是。蓋唐人語，猶云吹卻愁也。老學菴筆記卷四

崔護題城南詩，其始曰：『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』後以其意未

全，語未工，改第三句曰：『人面祇今何處在。』至今所傳此兩本，唯本事詩作「祇今何處在」。唐人詩，大率多如

此，雖有兩今字，不恤也，取其意為主耳。後人以其有兩「今」字，只多行前篇。夢溪筆談卷十四藝文一

按詩話總龜卷五評論門亦載此事而無後三語，惟『至今所傳此兩本』句之「此」作「有」，較適。

陳輔之詩話云：『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：「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」然當暑居廣殿高閣，南風之來，不止微涼

而已。新史易曰：『殿桷生餘涼。』蓋屈桷簷椽，受風勁快，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。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東坡一

秀水李竹嬾（日華）曰：江為詩：『竹影橫斜水清淺，桂香浮動月黃昏。』林君復改二字為疏影暗香以詠梅，遂

成千古絕調；所謂點鐵成金也。寒廳詩話

上書鄧谷雪詩爲扇賜禁近，「亂飄僧舍茶煙溼」改云，「輕飄僧舍茶煙溼」云禁中諱危亂字，宮中皆不敢道

着。晁氏客語

按宋紹熙間周輝清波雜志卷二載此事，以「上」爲哲宗。並云：表章所用字，有合回互處，若危亂傾覆之類。蘇明允作權書，歐陽公大奇之，爲改書中所用「崩」「亂」十餘字，奏於朝。與此事正相似。又按歐改蘇權書中「崩」「亂」字事，亦見孫公談圃卷上。

貞白，唐末大播詩名，御溝爲卷首，云：「一派御溝水，綠槐相蔭清。此波涵帝澤，無處濯塵纓。鳥道來雖險，龍池到自平。朝宗心本切，願向急流傾。」自謂冠絕無瑕，呈僧貫休。休曰：「甚好，只是剩一字。」貞白揚袂而去。休曰：「此公思敏，」書一字於掌中，逡巡，貞白迴，忻然曰：「已得一字，云：「此中涵帝澤。」」休將掌中字示之，正同。唐詩紀事卷六十七 王貞白

按詩話總龜卷十一雅什門下引青瑣後集，亦載此事，惟貞白作正白。又漁隱叢話前集卷八杜少陵三引唐子西語錄謂爲唐僧與皎然事，郡閣雅談則云爲王貞白與貫休事，并按云：「二說不同，未知孰是。」參閱前唐子西文錄。

李建州頗與方處士干爲吟友，頗有題四皓廟詩，自言奇絕，云：「東西南北人，高迹此（一作自）相親。天下已歸漢，山中猶避秦。龍樓曾作客，鶴氅不爲臣。獨有千年後，青青廟木春。」示於干，笑而言：善則善矣，然內有二字未穩。「

作「字太麤而難換，「爲」字甚不當。于開率士之濱，莫非王臣，請改作「稱」字。頻降伏，而且慙悔，前言之失，……

遂拜爲一字之師。葆光錄卷一

僧齊已往袁州謁鄭谷，獻詩曰：「高名喧省闈，雅頌出吾唐。疊獻供秋望，飛雲到夕陽。自封修藥院，別下着僧牀。幾

話中朝事，久離鴛鷺行。」谷覽之云：「請改一字，方得相見。」經數日再謁，稱已改得，詩云：「別掃着僧牀。」嘉賞

結爲詩友。詩話總龜卷十一苦吟門引那閣雅談

張迴少年苦吟，未有所得，夢五色雲自天而下，取一團吞之，遂精雅道，有寄遠詩曰：「錦字憑誰達？閒庭草又枯。夜

長燈影滅，天遠雁聲孤，蟬鬢凋將盡，虬髯白也無。幾回愁不語，因看朔方圖。」攬卷謁己，（僧齊己）點頭吟諷無數，

爲改「虬髯黑在無」迴遂拜作一字師。詩話總龜卷六許論門引那閣雅談

按鼠璞卷上引南唐野史亦載此事，而文較簡。張迴之「迴」或作「迴」，未知孰是。

初授（張燦）監察御史命詞云：「前件官澄之不清，撓之不濁，」……馮瀛王（道）於官告上改一字云：「澄

之必清。」……曰：「此官已有清白，豈合言澄之不清乎？」洛陽摺紳舊聞記卷五張大監正直

楊大年爲學士時，草答契丹書云：「隣壤交歡，」進草既入，眞宗自注其側曰：「朽壤」「鼠壤」「糞壤。」大年

遽改爲「隣境」。歸田錄卷一

附錄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四一則

詩文用字，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……楊文公撰宋主與契丹書，有「鄰壤交歡」四字。真宗用筆旁抹此云：「鼠壤」「糞壤」。楊公改鄰壤爲「境」，真宗乃悅。此改碎爲整也。

陳輔之詩話云：蕭楚才知溧陽縣時，張乖崖作牧，一日召食，見公几案有一絕云：「獨恨太平無一事，江南閑殺老尚書。」蕭改「恨」作「幸」字。公出視，曰：「誰改吾詩？」左右以實對。蕭曰：「與公全身。公功高位重，姦人側目之秋，且天下一統，公獨恨太平何也！」公曰：「蕭弟一字之師也。」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五張乖崖

按鼠璞卷上引陳輔之詩話載此事較略。

范文正公守桐廬，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，自爲記……其歌詞云：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長。」既成，以示南豐李泰伯，泰伯讀之，三歎味不已，起而言曰：「公之文一出，必將名世，某妄意輒易一字，以成盛美。」公瞿然握手扣之，答曰：「雲山江水之語，於義甚大，於詞甚溥，而「德」字承之，乃似趨越；擬作「風」字如何？」公凝坐頷首，殆欲下拜。容齋五筆卷五嚴先生祠堂記

按宋史儒林傳：李觀，字泰伯，南城人。與范文正公同時。著有盱江集。當卽此人。此云南豐人，似誤。趨越，促小貌。又按袁枚隨園詩話嘗述此事而斷之曰：「此改死爲活也。」近人來俗恂漢文典云：「文之不善，由於字之不當，其法在改。昔范文正作嚴先生祠堂記，李太伯在坐間，曰：「先生之德，不如以風字代之。」蓋太伯因上有貪夫廉，懦夫立，故悟到孟子伯夷之風。」

范文正有採茶歌，天下共傳。蔡君謨謂希文：「公歌膾炙人口，有少未完；蓋公才氣豪傑，失於少思。」希文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謨曰：「昔茶句云：『黃金碾畔綠塵飛，碧玉甌中翠濤起。』今茶之絕品，其色貴白，翠綠乃茶之下者耳。」希文曰：「君善鑒茶者也，此中吾語之病也。公意如何？」君謨曰：「欲革公詩二字，非敢有加焉。」公曰：「革何字？」君謨曰：「翠綠二字。可云『黃金碾畔玉塵飛，碧玉甌中素濤起。』」希文曰：「善！」又見君謨之精茶，希文之伏於義。詩話總龜卷八評論門四引青瑣集

歐公文，亦多是修改到妙處，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稿，初說滁州四面有山，凡數十字；末後改定，只曰「

環滁皆山也」五字而已。朱子語類論文

按語類本條上曰：「作文自有穩字，古之能文者，纔用便用著這樣字；如今不免去修改。」

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真稿，舊存余家，其中改竄數處：如「立軍功」三字，稿但曰「起家」；「平生」曰「生平」；「振目」曰「瞋目」；「勇力」曰「威武」；「雄武」曰「英勇」；「生能萬人敵，死不能庇一躬」曰「生能嚙啞叱咤之主，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」；「有司」曰「殘暴」；後「嚙啞叱咤」四字無，第曰「使風馳電擊，憑此咆哮。」凡定二十三字，書亦遒勁。楓窗小牘卷下

百工治器，必幾經轉換，而後器成；我輩作文，亦必幾經刪潤，而後文成。其理一也。聞歐陽文忠作畫錦堂記，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，富貴歸故鄉，再四改訂，乃添兩「而」字。作醉翁亭記，原稿起處有數十字，黏之臥內，到後來只

得環滁皆山也五字。其平生爲文都是如此。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。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，必粘稿於壁，逐日熟視，輒去十餘字，旬日以後，至萬無可去，而後脫稿示人，皆後學所當取法也。退菴隨筆卷十九學文

附錄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論文上一則

欽夫文字不甚改，改後往往反不好。亞夫曰：『歐公文字愈改愈好。』曰：『亦有改不盡處。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：然不可不戒。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，故曰：「然不可不戒。」後既不欲載之於此，而移之於後，則此句當偶忘削去故也。』

劉輝小賦有『內積安行之德，蓋稟於天。』公以『積』近於『學』，改爲『蘊』。人莫不以公爲知言。夢溪筆談卷九藝文

按劉輝爲劉幾之易名，宋嘉祐中士人，公謂歐陽修。

東坡有曰：『詩賦有以一字見工拙。』誠哉是言！嘗記前輩說：歐公柄文衡，出堯舜性仁賦，取劉輝天下第一。首聯句曰：『世陶極治之風，雖稽于古；內積安行之德，蓋秉於天。』劉來謁謝，頗自矜。公雖喜之，而嫌其『積』字不是性，爲改作『蘊』。劉頓駭服。示兒編卷八賦以一字見工夫

按輝與輝通。堯舜性仁之『仁』字，疑爲『之』字之誤。

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：『頃歲先人，沒於行陣，春初母氏，始棄孤遺。義不戴天，難下單于之拜；哀深陟岵，忍聞禁休之音。』不拜單于，用鄭眾事。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。此生事對熟事格也。後永叔作歸田錄，改云：『義不戴天，難下穹

廬之拜情深陟帖，忍聞夷樂之聲。」四六話卷上

按改禁侏爲夷樂，是改生爲熟。夏英公，名涑，歐陽修之字。

歐陽修峴山亭記云：『峴山臨漢上，望之隱然，蓋諸山之小者；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，豈非以其人哉？其人謂誰，羊祜叔子，杜預元凱是已。方晉與吳以兵爭，常倚荊州以爲重，而二子相繼於此，遂以平吳而成晉業，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。……』注曰：『歐公此文，神韻縹緲，如所謂吸風飲露，蟬蛻塵滓者，絕世之文也。而其人謂誰二句，則實近俗調爲文之類。劉海峯欲刪此二句，而易下「二子相繼於此」爲「羊叔子、杜元凱相繼於此。」』古文辭類纂雜記類

歐公在政府日，臺官以閩閩誣訕之。公上章力乞辨明。神宗手賜公曰：『……前日見卿文字，要辨明，遂自引過。今日已令降出，仍出榜朝堂，使中外知其虛妄。事理旣明，人疑亦塞，卿宜直起視事如初，毋恤前言。』又塗去「塞」字，改作「釋」字。宸翰今藏公家。獨醒雜志卷八

西清詩話云：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，兄弟雖甚貴顯，爲文必手抄寄公，懇求雕潤。嘗見景文寄公書曰：『苒公兄赴鎮圃田同遊西池作詩云：『長楊獵罷寒熊吼，太一波閑瑞鶴飛。』語意驚（疑當作警）絕，因作一聯云：『白雪久殘梁複道，黃頭閑守漢樓船。』仍注「空」字於「閑」之傍，批云：二字未定，更望指示。晏公書其尾曰：『空優於閑，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；又字好語健。』蓋前輩務求博約，情實純至，蓋如此也。』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宋苒公

河間王孝恭傳，舊書孝恭破降蕭銑，高祖大悅，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。案孝恭乃高祖從子，豈不相識，而欲圖其貌

乎？
新書則云：「詔圖破銳之狀以進。」二十二史記劄卷十八
新書改舊書文義處

長孫順德傳，舊書順德坐事免，發疾，太宗鄙之曰：「順德無慷慨之節，多兒女之情。今有疾，何足問也！」語殊無來

歷。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，帝謂其無剛氣，以兒女牽愛。二十二史記劄卷十八
新書改舊書文義處

馬總傳：「李師道平，析鄆曹濮等爲一道，除總節度，賜號天平軍。長慶初，劉總上幽鎮地，詔總徙天平，而召總還，將

大用之。會總卒，穆宗以鄆人附賴總，復召還鎮。」上云「詔總徙天平」，劉總也。下云「詔總還」，馬總也。又云「會

總卒」，劉總也。又云「鄆人附賴總」，馬總也。此於人之賓主，字之繁省，皆有所不當。當云「詔徙天平」而去「總

」字，於其下則云「會劉總卒」，於文無加，而義明矣。」日知錄卷
二十六

按依願改當作「……劉總上幽鎮地，詔徙天平，而召總（馬總）還，將大用之。會劉總卒，穆宗以鄆人附賴

總，復召還鎮。」蓋傳爲馬總作，僅書其名可也；於劉總則應兼書其姓。馬總傳見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。

吾鄉有孟瀆河，通大江，唐元和中常州刺史孟簡所濬，州人德之，因名孟瀆。今考新唐書本傳：「州有孟瀆久淤，簡

治導，溉田凡四千頃。」書法非是。當云：「州北有瀆久淤，簡治導，溉田凡四千頃，州人遂名爲孟瀆。」方得其實。蓋漢

溝洫志稱鄭渠、白渠，事後稱之，卽其例也。晚讀書齋
初錄卷下

荆公素輕沈文通，以爲寡學，故贈之詩曰：「悠悠一榻枕書臥，直到日斜騎馬歸。」及作文通墓誌，遂云：「公雖不

常讀書。」或規之曰：「渠乃狀元，此語得無過乎？」乃改「讀書」作「視書」。老學庵筆
記卷一

王荆公絕句云：『京口瓜洲一水間，鍾山祇隔數重山。春風又綠江南岸，明月何時照我還？』吳中士人家藏其草，初云：『又到江南岸；』圈去「到」字，注曰不好；改爲「過」；復圈去而改爲「入」；旋改爲「滿」；凡如是十許字，始定爲「綠」。容齋續筆卷八 詩詞改字

按今臨川集載有寶覺宿龍華院三絕一題，題下注舊有詩云云，卽此絕句；惟第三句「又綠」作「自綠」。

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……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，往反數四，其末篇有云：『名譽子真於谷口，事功新息困壺頭。』以谷口對壺頭，其精切如此。後數日，復取本追改云：『豈愛京師傳谷口，但知鄉里勝壺頭。』今集中兩本並存。石林詩話卷上

『風定花猶舞，鳥鳴山更幽。』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字，其語頗工；然『風定花猶落』乃梁謝貞八歲時所作。

日閒居詩也。從舅王筠奇之曰：『追步惠連矣。』彥周詩話

王荆公……嘗讀杜荀鶴雪詩云：『江湖不見飛禽影，巖谷惟聞折竹聲。』改云：宜作「禽飛影」，「竹折聲」。又

王仲至試館職詩云：『日斜奏罷長楊賦，閒拂塵埃看畫牆。』公爲改云：『奏賦長楊罷。』云：如此語健。捫蝨新話卷二

詩云：『壁門金闕倚天開，五見宮花落石槐。明日扁舟滄海去，卻將雲氣望蓬萊。』此劉貢父詩也，自館中出知曹

州時作。舊云「雲表」，荆公改作「雲氣」。詩話總龜卷八 評論 門四 引直方詩話

王中至召至館中，試罷，作一絕題於壁云：『古木森森白玉堂，長年來此試文章。日斜奏賦長楊罷，閒拂塵埃看畫

牆。」舊云「奏罷長楊賦，」亦荆公所改。詩話總龜卷八評論門四引直方詩話

附錄 隨園詩話卷六一則

王荆公矯揉造作，不止施之政事也。王仲圭「日斜奏罷長楊賦，閒拂塵埃看畫牆。」句最渾成。荆公改爲「奏賦長楊罷，」以爲如是乃健。劉貢父「明日扁舟滄海去，卻從雲裏望蓬萊。」荆公改「雲裏」爲「雲氣，」幾乎文理不通。唐劉威詩曰：「遙知楊柳是門處，似隔芙蓉無路通。」荆公改爲「漫漫芙蓉難覓路，蕭蕭楊柳獨知門。」蘇子卿詠梅云：「祇應花是雪，不悟有香來。」荆公改爲「遙知不是雪，爲有暗香來。」活者死矣，靈者笨矣。（按諸書所載人名詩句，文字間有異同，皆仍所據原本，以存真相。）

舒王在鍾山，有客自黃州來。公曰：「東坡近日有何妙語？」客曰：「東坡宿於臨臯亭，醉夢而起，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，點定纔一兩字；有寫本，適留舟中。」公遣人取而至，時月出東南，林影在地，公展卷讀於風簷，喜見眉鬚，曰：「子瞻，人中龍也，然有一字未穩。」客曰：「願聞之。」公曰：「日勝日貧，不若曰如人善博，日勝日負耳。」東坡聞之，拊掌大笑，亦以公爲知言。冷齋夜話卷二

王文公居鍾山，有客自黃州來，公曰：「東坡近日有何作？」對曰：「東坡宿臨臯亭，醉夢中而起，作宗相藏記千餘言，才點定一二字而已；有墨本，適留舟中。」公遣健步往取，時月出東方，林影在地，公展讀於風簷，喜見鬚眉，曰：「子瞻，人中龍也，然有一字未穩。」客請願聞之。公曰：「日勝日負，不若日勝日貧耳。」東坡聞之，撫掌大笑，以公爲知言。

按此云當改負爲貧，與冷齋夜話所述改貧爲負正相反，考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引冷齋夜話則與此同，必有一誤。今節錄東坡集續集卷十二勝相院經藏記原文如後，以待覽者之自決，其辭云：「如人善博，日勝日負，自云是巧，不知是業。」

又按清波雜志卷九云：「蘇東坡云：『如人善博，日勝日負。』王荆公改作『日勝日貧。』坡之孫符云：『元本乃月勝日貧。』」並附此備參。

王荆公編百家詩選，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「暝色赴春愁」，次道改赴字作起字，荆公復定爲赴字，以語次道曰：「若是起字，人誰不能到。」次道以爲然。石林詩話卷中

按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亦引石林詩話，且載鍾山語錄云：若下起字，卽小兒言語，與此意同。

苕溪漁隱曰：王駕晴景云：「雨前初見花間蕊，雨後兼無葉底花；蜂蝶飛來過牆去，應疑春色在鄰家。」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。余因閱荆公臨川集，亦有此詩云：「雨來未見花間蕊，雨後全無葉底花；蜂蝶紛紛過牆去，卻疑春色在鄰家。」詩選是荆公所選，想愛此詩，因爲改七字，使一篇語工而意足，了無鏡斧之迹，真削鑿手也。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半山老人

張子正蒙云：「冰之融結，海不得而與焉。」伊川改爲「不得而有焉」。晁氏客語

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，其改竄處甚多，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。今具注二篇於此：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筓子「學

問日新」下云：「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，」於臣字上塗去「而」字。「竊以人臣之獻忠，」改作「納忠。」「方多傳于古人，」改作「古賢，」又塗去「賢」字，復注「人」字。「智如子房，而學則過，」改「學」字作「文。」「但其不幸，所事暗君，」改「所事暗君」作「仕不遇時。」「德宗以苛察爲明，」改作「以苛刻爲能，」「以猜忌爲術，而贊勸之以推誠；好用兵，而贊以消兵爲先；好聚財，而贊以散財爲急。」後於逐句首皆添注「德宗」二字。「治民馭將之方，」先寫「馭兵」二字，塗去，注作「治民。」「改過以應天變，」改作「天道。」「遠小人以除民害，」改作「去小人。」「以陛下聖明，若得贊在左右，則此八年之久，可致三代之隆，」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，改云：「必喜贊議論，但使聖賢之相契，卽如臣主之同時。」「昔漢文聞頗牧之賢，」改「漢文聞」三字作「馮唐論。」「取其奏議，編寫進呈，」塗去「編」字，卻注「稍加校正，繕」五字。「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。」改云：「臣等不勝區區之意。」獲鬼章告裕陵文自「孰知耘耔之勞」而下云：「昔漢武命將出師，而呼韓來廷，効於甘露；憲宗厲精講武，而河隍恢復，見於大中，」後乃悉塗去不用。「獷彼西羌，」改作「憬彼西戎。」「號稱右臂，」改作「古稱。」「非愛尺寸之疆，」改作「非貪。」自「不以賊遺子孫」而下云：「施於沖人，坐守成算，而董氈之臣阿里骨，外服王爵，中藏禍心，與將鬼章首犯南川，」後乃自「與將」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，改云：「而西蕃首領鬼章，首犯南川。」「爰勅諸將，」改作「申命諸將。」「蓋酬未報之思，」改作「爭酬。」「生擒鬼章，」改作「生獲。」其下一聯初云：「報谷吉之冤，遠同疆漢；雪渭水之恥，尙陋有唐；」亦皆塗去，乃用此二事，別作一聯云：「頓利成

擒，初無渭水之恥，鄧支授首，聊報谷吉之冤。」末句「務在服近而柔遠。」改作「來遠。」梁谿漫志卷六

東坡作溫公制詞云：「執德不回，常用社稷爲悅；以勤死事，坐致股肱或虧。」或問坡曰：「溫公豈曹操之徒耶？」

坡愕然問其所以答曰：「社稷豈所可悅者？」坡笑改曰：「用安社稷爲悅。」高齋漫錄

東坡初欲爲富鄭公神道碑，久之，未有意思。一日晝寢，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己，語久之。既寤，下筆，首敘述景

德澶淵之功，以及慶曆議和，頃刻而就。以示張文潛，文潛曰：「有一字未甚安，請試言之。蓋碑之末初曰：「公之勳在

史官，德在生民，天子虛己聽公，西戎北狄，視公進退，以爲輕重，然一趙濟能搖之。」竊謂「能」不若「敢」也。」東

坡大以爲然，卽更定焉。御掃編下

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，至論趙濟處，曰：「公文固奇，欲加一字可否？」遂改云：「及英宗神宗之世，公老矣，功在

史官，德在生民，北敵西戎，視公進退，以爲中國輕重，而一趙濟敢搖之。」一字固文字關鈕也。步里客談下

按今東坡集卷三十七富鄭公神道碑原文云：「及英宗神宗之世，公已老矣，勳在史官，德在生民，天子虛己

聽公；西戎北狄，視公進退，以爲中國輕重；然一趙濟敢搖之。惟神宗日月之明，知公愈深；公雖請老，有大政必手

詔訪問。」按富公名弼，神宗時，以議新法不便，爲趙濟所劾，致仕歸。

東坡……作唐韓文公廟碑，可謂發揚蹈厲。然「作書詆佛譏君王」一句，大有語病，君王豈可譏耶！詩三百篇只

有刺而無譏，如刺者，與譏字義不同。詩注云：「風刺，謂譬喻，不斥言也。」若改「譏」字作「規」，君王取泗水規宣

王之義，豈不善哉！學齋佔
畢卷一

東坡超然臺記云：「美惡之辨戰乎中，去取之擇交乎前；」不若云：「美惡之辨交乎前，去取之擇戰乎中」也。

子由聞而賦之，且名其臺曰超然；不須「其臺」字，但作「名之」可也。淳南遺老
集文辨

喜雨亭記後段云：「歸之太守，太守不有；歸之天子，天子曰不然；歸之太空，太空冥冥。」慎庵曰：「天子曰不然，」

當作「天子曰否」；蓋上下皆用韻，而此句獨不然也。廣陽雜
志卷二

劉夢得曰：「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，於撥蜂而知父子之可間，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。」東坡辯策問奏筭引

之，而改撥蜂一句云：「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，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。」困學紀聞卷
二十雜識

蘇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，翁覃溪云：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真蹟，在富春董誥侍郎家，前篇不辭青春二句，原在一枝亞之下；清詩獨吟二句，原在年年謝之下；以筆墨鉤轉，從今本也。江雲句塗抱嶺二字，改有態；不惜句，惜字塗，改辭字。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，全塗去，改云憶昔扁舟泝巴峽；長峴亞長字未塗，旁寫高字；白髮句塗莫吾二字，改寧少；自憐老境更貪生，全塗去，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；老境向閒如食蔗，塗向字，改安字，又塗去，改清字；食字不塗，旁改啖字；幽居口口已心甘句，全塗去，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；往事已空句，塗往事二字，改憂患。又與今本異者，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；長江滾滾空自流，作長江袞袞流不盡。讀書
法彙

按蘇氏原詩，見東坡集卷十一，今照錄於下云：「幽人無事不出門，偶逐東風轉良夜；參差玉宇飛木末，繚繞

香煙來月下。江雲有態清自媚，竹露無聲浩如瀉；已驚弱柳萬絲垂，尚有殘梅一枝亞。清詩獨吟還自和，白酒已盡誰能借；不辭青春忽忽過，但恐懽意年年謝。自知醉耳愛松風，會揀霜林結茅舍；浮浮大甑長炊玉，溜溜小槽如壓蔗；飲中真味老更濃，醉裏狂言醒可怕。但當謝客對妻子，倒冠落佩從嘲罵。』又次韻前篇云：『去年花落
在徐州，對月酣歌美清夜；今年黃州見花發，小院閉門風露下。萬事如花不可期，餘年似酒那禁瀉。憶昔還鄉涉巴峽，落帆樊口高桅亞；長江袞袞空自流，白髮紛紛寧少借。竟無五畝繼沮溺，空有千篇陵鮑謝。至今歸計負雲山，未免孤衾憐客舍。少年辛苦真食蓼，老景清閑如啖蔗。飢寒未至且安居，憂患已空猶夢怕。穿花踏月飲村酒，免使醉歸官長罵。』

東坡作蝸牛詩云：『中弱不勝觸，外堅聊自郭。升高不知疲，竟作黏壁枯。』改云：『腥液（一作涎）不滿殼，聊足以自濡。升高不知迴，竟作黏壁枯。』余亦以爲改者勝。詩話總龜卷九評論門五引直方詩話

蘧嘗於歐陽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稿，其和歐叔弼詩，『淵明爲小邑。』繼圈去「爲」字，改作「求」字，又連塗「小邑」二字，作「縣令」字，又三改乃成今句。至『胡椒銖兩多，安用八百斛。』初云『胡椒亦安用，乃貯八百斛。』若如初語，未免後人疵議，又知雖大手筆，不以一時筆快爲定，而憚屢改也。春渚紀聞卷七

按東坡原詩見東坡集後集卷一，題作「歐陽叔弼見訪，誦陶淵明事，歎其絕識，叔弼既去，感慨不已，而賦此詩。」今錄其辭於此曰：『淵明求縣令，本緣食不足。束帶向督郵，小屈未爲辱。翻然賦歸去，豈不念窮獨？重以五

斗米折腰營口腹。云何元相國，萬鍾不滿欲？胡椒銖兩多，安用八百斛？以此殺其身，何翅抵鵠玉。往者不可悔，吾其反自燭。」

東泉雜錄云：魯直嘲小德有「學語春鶯囀，書窗秋雁斜。」後改曰：「學語囀春鳥，塗窗行暮鴉。」以是知詩文不

厭改也。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山谷上

老杜云：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。」文字頻改，工夫自出。近世歐公作文，先貼於壁，時加竄定，有終篇不留一字者。魯直長年，多改定前作，此可見大略。如宗室挽詩云：「天網恢中夏，賓筵禁列侯。」後乃改云：「屬舉左官律，不通宗室侯；

」此工夫自不同矣。詩人玉屑卷八歐公引呂氏童蒙訓

梵志曰：「城外土饅頭，餡草在城裏。一人喫一箇，莫嫌沒滋味。」魯直曰：「既是餡草，何緣更知滋味？」易之曰：「預先著酒澆，且圖有滋味。」冷齋夜話卷十讀傳燈錄

按學津討源本冷齋夜話述此事多誤字，今參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三釋氏門引山谷王梵志改正之。

黃魯直送張漠河東漕使詩云：「紫參可掬宜包貢，青鐵無多莫鑄錢。」時范忠宣帥太原，方論冶多鑄廣，故物重爲弊。其子子夷亦能詩，嘗云：「當易「無」字作「雖」，乃可。」雞肋編卷上

黃魯直詩：「歸燕略無三月事，高蟬正用一枝鳴。」「用」字初曰「抱」，又改曰「占」，曰「在」，曰「帶」，曰「要」，至「用」字始定，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。今豫章所刻本乃作「殘蟬猶占一枝鳴。」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

向巨原云：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：如「浪淘盡」爲「浪聲沈」，「周郎赤壁」爲「孫吳赤壁」，「亂石」爲「穿空」，「崩雲」爲「驚濤」，「拍岸」爲「掠岸」，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」爲「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」，人生「如夢」爲「如寄」……

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

元祐中禱享，詔南京張安道陪祠，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，余撰去。後見張公表到，悉用余文……

獨表內有一句云：「邪正昭明」，改之云：「民物阜安」，意不欲斥人爲邪也。

明道雜志

鄭毅夫（獬）與滕達道（甫）俱有聲場屋，廷試圜丘象天賦，滕賦首曰：「大禮必簡，圜丘自然。」自謂人莫能及。鄭但倒一字曰：「禮大必簡，丘圜自然。」滕聞之大服，果居其次云。

按鶴堂筆記卷四十四文史

按方東樹曰：「此宋人識見，蓋沿輕巧之習，不如滕句自然渾樸厚重。」存參。

詩人造語用字，有著意道處，往往頗露風骨；如滕元發月波樓詩：「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直與水相連。」是也。只

一直字，便是着力道處，不惟語稍崢嶸，亦兼近俗。何不云：「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自與水相連。」爲微有蘊藉。

竹坡詩話卷二

政和間，西夏國書誤用本朝廟諱，中書舍人潘兌作詔曰：「乃於邊鄙之文，犯我祖宗之諱。」張公商英時爲宰相，

令兌修改。兌又曰：「乃於爲文，犯我國諱。」張公乃自爲改云：「至於爲文，有失恭慎。」時皆服其得體。

高齋漫錄

苕溪漁隱曰：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，曾言甫以詩送之云：「白玉堂中曾草詔，水精宮裏近題詩。」先以示子蒼，

子蒼爲改兩字：「白玉堂深曾草詔，水精宮冷近題詩。」迥然與前不侔，蓋句中有眼也。

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韓子蒼

「獨恨太平無一事，江南閒卻老尙書。」蕭宰易「恨」爲「幸」。『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長，李泰伯易「德」爲「風」。』『日斜奏罷長楊賦，』半山易爲「奏賦長楊罷」。『白玉堂中曾草詔，水晶宮裏近題詩，』韓子蒼易爲「堂深」。『宮冷。』晁无咎試交趾進象表云，「備法駕之前陳。」周益公易「陳」爲「驅」。古詞云：「春歸也，只消戴一朶荼蘼。」字文元質易「戴」爲「更」，皆一字師也。隨隱漫錄卷四

按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亦載周益公改晁无咎文事，並云：「陳」字不切，「驅」字象上有用。

許口口作哲宗哀冊云：「攀靈輿而增痛，」上皇改「攀」爲「撫」，「痛」爲「愴」。雜助編卷中

按上皇指徽宗，徽宗爲哲宗之異母弟。

汪內相勸主上聽政表云：「漢家之厄十世，知光武之中興；獻公之子九人，念重耳之獨在。」蓋佳語也。或曰：若移上句爲下句，則善不可加矣。說郛卷二 隱窟雜志

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：「眷予次輔，方宅大憂。」有以「宅憂」爲言者，令棊處厚貼麻，去非待罪。棊改云：「方服私艱。」梁谿漫志卷五

按去非名與義，朱丞相名勝非。書說命上：「王宅憂。」宅憂本爲帝王居喪之辭，私艱則人臣所通用；君主時代，例當分別禁忌也。

西湖游幸，淳熙間，一日御舟經斷橋，橋旁有小酒肆，頗雅潔，中設素屏，書松入風一詞於上。光堯注目稱賞久之，宣

問何人所作，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。上笑曰：『此詞甚好，但未句未免儒酸。』因為改定云：『明日重扶殘醉，』則迴不同矣。即日命解褐。絕妙好詞續鈔

按光堯，宋高宗之尊號。俞國寶原詞略云：『一春長費買花錢，日日醉湖邊……明日重攜殘酒，來尋陌上花鈿。』

上於文字，尤欲得體，一覽便見是非。必大草太上辭尊號第一語，其末云：『怡神閉燕，何力之有？』上曰：『此雖道太上語，畢竟自此起草送去，何力之句，不能無嫌。』必大遂改作『無累於物』。蓋用上意至到如此。淳熙玉堂雜紀卷上

按上指孝宗，太上即高宗也。

三高亭，天下絕景也；石湖老仙一記，亦天下奇筆也。余嘗見當時手稿，揩摩抉剔，如洗玉浣錦，前輩作文，不憚於改如此……原文：又囑郡人石湖范氏（成大）爲之識，「識」改「辭」。傳曰，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？「傳曰」改「噫」。高三君之風，而尙論其所以去，爲世道計者，「尙論」改「迹」。「故援小山故事作歌」改「故效小山作歌」。

齊東野語卷十六

按石湖，范成大之別號也。

舉南軒詩云：『臥聽急雨打芭蕉。』先生曰：『此句不響。』曰：『不若作「臥聞急雨到芭蕉。」』又言：『南軒文字極易成，嘗見其腿上起草，頃刻便就。』朱子語類論文下

按南軒爲張栻別號。朱子言其文字極易成云，蓋暗諷其不肯深思而多改也。

王允文爲彭子壽所知，嘗介之於楊誠齋，示以所作虞雍公碑，有「諒彼高宗」之語；先生引詩「諒彼武王」正之。誠齋謝曰：「一字之師也。」宋元學案槐堂諸儒王允文

孫仲益（覲）作上梁文，云：「老蟾駕月，上千巖紫翠之間；一鳥呼風，嘯萬木丹青之表。」周茂振曰：「既呼，又嘯，

「易」嘯爲「響」。誠齋詩話

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招風亭六言云：「天涯芳草盡綠，路旁柳絮爭飛，啼鳥一聲春晚，落花滿地人歸。」予嘗以語王德升。德升曰：造語固佳，尙有病。如「芳草」「柳絮」未經點化；「啼鳥一聲」「落花滿地」幾乎犯重。不如各更一字，作「煙草」「風絮」「幽鳥」「殘花」，則一詩無可議者。獨醒雜志卷六

「便可披襟度鬱蒸。」「度」字又曰「掃」，不如掃字奇健。「便可」二字少意思。「披襟」與「鬱蒸」是眾人語；掃字是自家語，最要下得妥當。韓退之所謂「六字尋常一字奇」是也。藏海詩話

高齋詩話曰：山谷嘗云：「杜荀鶴詩「舉世盡從愁裏老」，正好對韓退之詩「誰人肯向死前休」。」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，其詩曰：「南來北去二三年，年去年來兩鬢斑。舉世盡從愁裏老，誰人肯向死前閒？」退之易「閒」字爲「休」字耳。退之在前，荀鶴用其語。僕謂「誰人肯向死前休」與「誰人肯向死前閒」二句，皆當理；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？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，但不多耳。不若曰：「浮世多從忙裏老。」野客叢書卷七杜荀鶴句

若溪漁隱曰：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：『釣笠披雲青嶂繞，綠簑雨細春江渺，白鳥飛來風滿棹；收綸了，漁童拍手樵青笑。明月太虛同一照，浮家泛宅忘昏曉，醉眼冷看城市鬧；烟波老，誰能認得閑煩惱？』余往歲在錢塘，與仲宗從游甚久，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：『舊所作也。』其詞第二句元是「擷頭雨細春江渺」。余謂仲宗曰：『擷頭雖是船名，今以雨襯之，語晦而病。』因為改作「綠簑雨細」。仲宗笑以為然。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長短句

先臣……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醮青詞云：『我將我享，爰有事於明堂；載禱載祈，肅致忱於楚帝。』上自改為「上帝」。楚，邦昌逆號也。凡代王言，不可不謹。隨隱漫錄卷三

按先臣，作者謂其父陳郁；上，謂宋理宗；邦昌，即受金冊立為楚帝之張邦昌也。

曩者吳叔經鄂在湖南漕試，以本經詩義取解魁。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誼，破題云：『文帝好問，賈生力陳，忘其勢之前席，重所言之過人。』叔經先生改「勢」字作「分」。陳大欽服……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，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，魁者破題云：『極有所會，理無或遺。統三德與五事，貫一中於百為。』季陸先生極喜闕初兩句，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為於一中，似乎倒置，改「貫」字作「寓」，較有意思。螢雪叢說卷下賦以一字見工拙

趙天樂冷泉夜坐詩云：『樓鐘晴更響，池水夜如深。』後改「更」為「聽」，改「如」為「觀」。病起詩云：『朝客偶知承送藥，野僧相保為持經。』後改「承」作「親」，改「為」作「密」。二聯改此四字，精神頓異，真如光弼

入子儀軍矣。詩人玉屑卷十九趙天樂

堯山堂外紀曰……有王昭儀清蕙者，題滿江紅於驛壁，傳播中原。文文山讀至卒章，「願嫦娥相顧肯從容，隨圓缺。」乃曰：「惜哉！夫人於此少商量矣。」爲之代作二首，有云：「算妾身不願似天家，金甌缺。」古今詞話 詞話卷上

先人曉暢音律，有寄閒集，旁綴音譜，刊行於世。每作一詞，必使歌者按之；稍有不協，隨時改正。曾賦瑞鶴仙一詞云：「捲簾人睡起，放燕子歸來，商量春事，芳菲又無幾。減風光，都在賣花聲裏，吟邊眼底，被嫩綠移紅換紫。甚等閑，半委東風，半委小橋流水。還是苔痕滿雨，竹影留雲，做晴猶未。繁華迤邐西湖上，多少歌吹。粉蝶兒，撲定花心不去，閒了尋香兩翅，那知人一點新愁，寸心萬里。」此詞按之詞譜，聲字皆協。惟撲字稍有不協，遂改爲守字，迺協。始知雅詞協音，雖一字亦不放過，信乎協音之不易也。又作惜花春起早云：「瑣窗深。」深字意不協，改爲幽字，又不協；再改爲明字，歌之始協。此三字皆平聲，胡爲如是？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，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，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。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，以爲合律，不詳一定不易之譜，則曰失律。矧歌者豈特忘其律，抑且忘其聲字矣。述詞之人，若只依舊本之不可訶者，一字填一字，而不知以訛傳訛，徒費思索，當以可訶者爲工，雖有小疵，亦庶幾耳。詞源卷下 音譜

蕭閑樂善堂賞荷詞云：「胭脂膚瘦薰沈水，翡翠盤高走夜光。」世多稱之。此句誠佳，然連體實肥，不宜言「瘦」。

予友彭子升嘗易「賦」字，此似差勝。淳南遺老集詩話

按金蔡松年別號蕭閑老人。「胭脂」等十四字二句，爲其鷓鴣天詞中語。

書傳中多有「自今以來」之語，此亦疵病。蓋由昔至今而「來」則順，由今至後者言「往」可也。淳南遺老集文辨

按王氏改「來」爲「往」是也。惟第三句「而來」似應改作「曰來」爲順。

張橋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，張云：「富貴倘來良有命，才名如此豈長貧！」元改「倘來」爲「逼人」，「此」爲「子」。又云：「半篙溪水夜來雨，一樹早梅何處春？」元曰：「佳則佳矣，而有未安。既曰「一樹」，烏得云「何處」？不如通作一句，改「一樹」爲「幾點。」」壬辰北渡，寄遺山詩：「萬里相逢真是夢，百年垂老更何鄉？」元改「里」爲「死」，「垂」爲「歸」，如「光弼臨軍，旗幟不易，一號令之，而精采百倍。」庶齋老學叢談卷三

古人有一字之師，昔人謂如光弼臨軍，旗幟不易，一號令之，而百倍精采。張橋軒詩：「半篙流水夜來雨，一樹早梅何處春。」元遺山曰：「佳則佳矣，而有未安。既曰「一樹」，烏得爲「何處」？不如改「一樹」爲「幾點」，便覺飛動。」又虞道園嘗以詩詣趙松雪，有「山連閣道晨留輦，野散周廬夜屬櫜」之句。趙曰：「美則美矣，若改「山」爲「天」，「野」爲「星」，則尤美。」又薩天錫詩：「地溼厭聞天竺雨，月明來聽景陽鐘。」道園見之曰：「詩信佳矣，但有一字不穩；「聞」與「聽」字義同，盍改「聞」作「看」，「唐人「林下老僧來看雨」，又有所出矣。」古人論詩，一字不苟如此。寒廳詩話

元薩天錫嘗有詩云：「地濕厭聞天竺雨，月明來聽景陽鐘。」虞學士見之，謂曰：「詩固好，但「聞」「聽」字意重耳。薩當時自負能詩，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。後至南臺，見馬伯庸論詩，因誦前作。馬亦如虞公所云，欲改之。二人構思數日，竟不獲。薩以事至臨川，謁虞公，席間首及前事。公曰：「此易事。唐人詩有云：「林下老僧來看雨。」宜

改作「地濕厭看天竺雨，」音調更差勝。」薩大服而去。山樵暇語卷六

按施閨章嬾齋詩話亦載此事，而辭略異。

博士（錢宰）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。孝陵命撰帝王廟樂章，稱旨。每進見，輒賜坐侍食，嘗賦早朝絕句云：「四鼓
鑿鑿起著衣，午門朝見尙嫌遲。何時得遂田園樂，睡到人間飯熟時。」明日，文華讌畢，帝諭曰：「昨日好詩，朕曷嘗
嫌」汝，何不改作「憂」字？」靜志居詩話 卷三錢宰

「殘雪未消雙鳳闕，新春先入五侯家。」晚唐張贛詩也。孟熙（劉績字）易「殘」以「霽」，易「新春」以「
春風」，攘爲已作，遂以此得名，人或少之。然「竹影橫斜水清淺，桂香浮動月黃昏。」非江爲詩乎？林君復易「疏」
「暗」二字，竟成千古名句。所云一字之師，與生吞活剝者有別也。靜志居詩話 卷六劉績

楊文襄一清……在政府詠元宵，有「愛看冰輪明似鏡」之句，世廟（卽明世宗）以其類中秋，易以「愛看金
蓮明似月。」靜志居詩話 卷一明世宗

孫太初收菊花貯枕詩云：「呼童收落英，晨起晞清露。滿囊賸貯秋，寒香散庭戶。夜來夢東籬，枕上得佳句。」好個
題目，唐人未之有也。前五句清雅，惜末句殊無深意。若更爲「陶潛宛相遇，」則清而純矣。四溟詩話 卷四

予初賦俠客行曰：「笑上胡姬買酒樓，賭場贏得錦貂裘。酒酣更欲呼鷹去，擲下黃金不掉頭。」此結亦如爆竹而
無餘音，遂更之曰：「天寒飲罷酒家樓，擲下黃金不掉頭。走馬西川射猛虎，晚來風雪滿貂裘。」子美少年行與前首

相類，因擬之曰：『獨過酒肆據胡牀，指點銀瓶索酒嘗。連盞鯨吞不辭醉，直驅白馬赴長楊。』四溟詩話卷一

按四溟詩話卷一前云：『凡起句當如爆竹，驟響易徹；結句當如撞鐘，清音有餘。』

僧處默勝果寺詩：『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』陳后山鍊成一句：『吳越到江分。』或謂簡妙勝默作，此「到」字未穩，若改爲「吳越一江分」天然之句也。四溟詩話卷一

南濠都先生穆，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，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？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，詩云：『白髮真心在，青燈淚眼枯。』石田曰：『詩則佳矣，有一字未穩。』南濠茫然避席請教。石田曰：『爾不讀禮經云：「寡婦不夜哭，」何不以燈字爲春字。』南濠不覺悅服。夷白齋詩話

附錄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一字師一則

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，有不善者，應時改定。老杜云：『新詩改罷自長吟。』韋莊曰：『臥看南山改舊詩。』不可不知也。張迥寄遠詩：『蟬鬢凋將盡，虬髯白也無。』齊己改爲『虬髯黑在無。』此改二字者。齊己早梅詩：『前村深雪裏，昨夜數枝開。』鄭谷曰：『數枝非早也；未若「一枝」。』李頻四皓詩：『龍樓曾作客，鶴斝不爲臣。』方干以「稱」字易「爲」字。王貞白御溝詩：『此波涵聖澤，無處濯塵纓。』貫休改「波」作「中」。蕭楚材知溧陽，張乖崖作牧，有詩曰：『獨恨太平無一事，江南閒殺老尙書。』蕭改「恨」作「幸」。王平甫甘露寺詩：『平地風烟飛白鳥，半空雲木捲蒼藤。』蘇長公以「橫」字易「飛」字。薩天錫龍翔寺詩：『地濕厭聞天竺雨，』

月明來聽景陽鐘。虞道園以「看」字易「聞」字。都穆節婦詩：「白髮真心在，青燈淚眼枯。」沈石田以「春」字易「燈」字。此皆一字之師，點鐵成金者，不止推敲已也。（按此則所舉諸例多分見已前各則，可檢閱參證。）

翰林崔來鳳子五歲，甚聰慧，善屬對。曾有送桃棗者，急欲取之，父曰：「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。」答曰：「有食其內，而棄其外者，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。」一日，謂父曰：「我亦出一破題。」指炕爲題。父故效其體而爲之曰：「有所以眠乎人者，有所以烘乎人者。」曰：「教父親做官哩，眠烘二字忒俗，我替你改之，作臥字煖字。」戒菴漫筆卷二五歲破題

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云：「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，值明末李自成之亂」云云，是未善，當云：「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，值李自成之亂。」於辭爲順。蓋突起似現在之人，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，文氣亦近滯也。文史通義

古文公式

按鈍翁名琬，據其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言，知作於順治十七年，去明亡未久，而湯某之子方官侍講於清廷；疑湯某正爲現在之人，如依章氏稱湯某爲明諸生，恐亦爲事理所不許。章氏之改，尙難輕從，然其意可擇取焉。又按章氏此論，亦見其所作丙辰劄記。

蘇州府志雜記引顧丹五筆記云：「乾隆辛未南巡，有湖南老人湯雲程來接駕，年一百四十歲，皇上先賜匾額云：「花甲重周。」又賜云：「古稀再慶。」」郎潛紀聞卷四

按「古希再慶」切合老人之年齡，較先賜匾額文爲勝。

尹文端公論詩最細，有差半個字之說。如唐人「夜琴知欲雨，晚簟覺新秋。」「新秋」二字，現成語也。「欲雨」二字，以「欲」字起「雨」字，非現成語也。差半個字矣。以此類推，名流多犯此病，必云：「晚簟恰宜秋。」「宜」字方對「欲」字。隨園詩話卷二

按清人某（偶忘其名）樵隱詩話云：「詩有更一字而覺佳者。余曾有句云：『一路飛花繞錦衣。』友人爲更「繞」字爲「撲」字，余深歎服。蓋繞字不響，而撲字響也。故古人論詩有半個字之說。」與隨園記尹文端論詩之意正相合。

詩得一字之師，如紅爐點雪，樂不可言。余祝尹文端公壽云：「休夸與佛同生日，轉恐恩榮佛尙差。」公嫌「恩」字與佛不切，應改「光」字。咏落花云：「無言獨自下空山。」邱浩亭云：「空山是落葉，非落花也。」應改「春」字。送黃宮保巡邊云：「秋色玉門涼。」蔣心餘云：「門」字不響，應改「關」字。贈樂清張令云：「我慚靈運稱山賊。」劉霞裳云：「稱」字不亮，應改「呼」字。凡此類，余從諫如流，不待其辭之畢也。隨園詩話卷四

人言黃鶴樓無佳對，惟魯亮儕觀察一聯云：「到來徑欲凌風去，吟罷還思借笛吹。」差勝。魯星村曰：「凌風」二字，改「乘雲」二字，更佳。隨園詩話卷十四

居易錄載周中丞（自注即吾邑「蕭山」石公先生）說，明萬曆中，浙江某提學試士於鄞，謁聖廟畢，坐明倫堂，

顧階砌古槐陰極濃鬱，出一聯令諸生屬對云：『綠槐夾砌，午陰匝地掃難開。』楊崑阜庶子應聲對曰：『紅杏出牆，春色滿園關不住。』提學擊節歎曰：『子必狀元及第。』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。（自注：楊諱守勤，慈谿籍。）會稽章實齋先生（自注：名學誠，乾隆戊戌進士，官國子監典籍。）深於古文法律，端履偶以此條質之。先生曰：『說部記載，無關文義，然亦不可草草。如云：試士於鄞，鄞字當作寧波，以楊慈谿籍，若僅試鄞士，則楊不得與矣。且提學校士，試寧波閩屬，非僅試鄞也。楊崑阜庶子下，當增一「時尙爲諸生」五字，不然，竟似庶子對提學言矣。有是理乎？會狀兩元，當省作「狀元」二字。上云「子必狀元及第」，下云「會狀兩元」，則會字從何雜出耶？』先君聞之，戒端履曰：『汝輩作文，當刻刻如此留心，自然精審不苟矣。』重論文齋筆錄卷十

近人四六體格，以孔巽軒檢討爲最正。檢討嘗言駢體文……第一取音節近古。庾（信）文：『落花與芝蓋齊飛，楊柳共春旂一色。』……若刪去「與」「共」字，便成俗響。陳其年：『四圍皆王母靈禽，一片悉嫦娥寶樹。』此調殊惡。在古人寧以兩「之」易「靈」「寶」二字也。退菴隨筆卷十九學文

附錄一 近人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八一則

故人李次玉之子拔可，曾爲海藏掌書記，居漢口，旬日必過江至余寓中，堂有二小詩云：『石遺小隱藤爲屋，无悶幽棲竹滿庭。……余謂「小隱」當改「小住」，「幽棲」當改「新居」，以余與太夷在武昌，不得爲隱，爲幽棲也。』

附錄二 華國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文話一則

馮昭適者，慈谿儒家子，弱冠攻學甚苦。今年來上海，爲章太炎先生授幼子讀。一日，出文質先生，則其鄉人張原煒記父軼事，而同里張美翊爲之點定者也。先生曰：「記述瑣事，期於達而止。」略加點竄，辭簡而意開豁，洵大匠之能事也。備錄之，以爲承學矩矱焉。

先府君軼事 「先府君終歲客授，生計熾屑，一不以過問。一日，客居思啖魚，見河干泊漁舟，亟自攜器往就之。漁者權其器，故抑衡示增益，欲以德府君。凡稱物，必先權其器，謂之約；已乃納物其中，物逾其重者衡多振，其約則反是。府君誤以爲誑已也，強漁者揚使上。漁者爲譬解之百端，良久乃省。其闊達類如此。」此事至瑣屑，然敍次頗不易。屢與諸友相商榷，苦不能達。惟蹇叟先生有以教我！張原煒記。其二 先府君好讀書，終歲客授於外；家人生產一不以過問。一日，家居思食魚，見河干泊漁舟，亟自攜筐就之。凡入市稱物，必先權儲物之器，已乃納物其中加減之，準物之輕重以計值，無或爽者。漁者見府君，欲以德府君；先權其筐，抑其懸使之下；既納魚於筐，則揚之使上。告府君重若干，值若干。府君大詫異，謂：「稱物宜平，汝先抑之後揚之何也？其誑我耶？」漁者答曰：「抑之使筐之重，揚之則求魚之輕，意以厚公。非概施之人。」且爲之譬解之百端。府君良久乃省，既而曰：「汝毋然！稱物宜平。汝厚我，得勿薄於人耶？」卒令平之，給以值，漁人歡謝而去。鄉人見之，咸歎謂：「長者！長者！」其闊達多類此。」（張美翊）其三 先府君好讀書，未嘗知家人生產。一日，思食魚，亟攜筐趣漁舟泊所。漁者欲以德府君，先權其筐，抑其懸使下；既納魚於筐，則揚之使上；已

而減筐之重以計值。告府君，重若干，值若干。府君大詫，謂：「稱物宜平，汝先抑之，後揚之，其誑我耶？」漁者答曰：「抑之使筐之重，揚之則求魚之輕，意以厚公。」且爲之譬解百端。府君良久乃省，其性遺物多類此。」（章太炎先生改定本）

四 改易之例之失者

左氏：華督遇孔父妻，目逆而送之。其言甚文。史記乃曰：「目而觀之。」不成語矣。服虔曰：「目者，極視，睛不轉也。」

殆是妄說。津南遺老集
史記辨惑

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：「彼何罪，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，楚之謂矣。」注云：「蹶由吳王弟五年，靈王（楚

子）執之以歸，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，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。」校勘記云：「諺所謂『室於怒市於色

者』，石經初刻作『怒於室而色於市者』，後刊改。案戰國策云：語云：「怒於室者色於市。」與石經初刻同。……」

左傳昭公十九年
并注與校勘記

按室於怒市於色，倒文成句，或古諺固有之，然究不可爲法。論文仍當以石經初刻及戰國策文爲明暢。又鶴林玉露云，詩文有反言之者，如左氏傳曰：「室於怒市於色。」曾南豐曰：「室於議，塗於歎。」是。按此實曾氏摹古之過也。

左氏曰：「吳王賜子胥死。子胥將死，曰：『樹吾墓，積材也。吳其亡乎。』」此言時之不久耳。史記則云：「樹吾墓上以梓，令可爲器。」吾不知何意也。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鼓瑟不難，難於調弦；作文不難，難於鍊句。檀弓之文，鍊句益工，參之家語，其妙觀矣。

遇負杖入保者息。家語曰：遇人入保負杖者息。

皆死焉。家語曰：命敵死焉。

比御而不入。家語曰：可御而處內。

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。家語曰：南宮縉之妻，孔子之兄女，喪其姑。

予惡夫涕之無從也。家語曰：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。

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。家語曰：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。

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。家語曰：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。

遂命覆醢。家語曰：遂令左右皆覆醢。

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家語曰：死不如朽之速愈。

若魂氣則無不之也。家語曰：若魂氣則無所不之。文則下

按右皆家語改檀弓文之失者。

賈誼過秦論上云：「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……嘗以十倍之地，百萬之眾，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，九國之師，逡巡遁逃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，而天下諸侯已困矣。」叩關句下，注曰：「漢書作「仰關」，史記作「叩」。」「蘇按對下開關字，作叩爲當；師古乃譏作叩字是流俗本，非也。」古文辭類卷論辨類一

按史記作「叩關」，漢書改「叩」爲「仰」，姚氏以爲當仍史記，此可見漢書於不當改處而改之失也。

淮南厲王傳，史記高帝過趙，趙王獻美人，帝幸之，有身。會貫高等謀反，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。美人亦在繫中，告吏曰：「得幸上有身。」吏以聞，上方怒，未理。及美人生厲王，卽自殺。吏奉厲王詣上，上令呂后母之。漢書敘事亦同。而改美人告吏曰：「得幸上有子。」案是時厲王尙未生也，何得先言「有子」？史記以爲「有身」較穩。二十二史劄記卷一

公曰：「夫劉備，人傑也。今不擊，必爲後患。」孫盛魏氏春秋云：答諸將曰：「劉備，人傑也。將生憂寡人。」臣松之以

爲史之記言，既多潤色，故前所述，有非實者矣。後之作者，又生意改之，於失實也，不亦彌遠乎？凡孫盛製書，多用左氏以易舊文，如此者非一。嗟夫，後之學者，將何取信哉？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尤非其類。三國志魏志武帝并注

按左傳襄公二十年云：越圍吳，夫差曰：「句踐將生憂寡人，寡人死之不得矣。」

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，撫盤而詬；王邵齊志述洛干感恩，脫帽而謝。及彥鸞（崔鴻）撰以新史，重規（李百藥）刪其舊錄，乃易「撫盤」以「推案」，變「脫帽」爲「免冠」。夫近世通無案食，胡俗不施冠冕，直以事不類古，改從雅言，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，察古今之有異？史通敘事

蔡寬夫詩話云：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此其閑遠自得之意，直若超然逸出宇宙之外。俗本多以「見」字爲「望」字，若爾，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。乃知一字之誤，害理有如是者。淵明集世既多本，校之不勝其異，有一字而數十字（疑作本）不同者，不可概舉。若「隻雞招近局」或以「局」爲「屬」；雖于理似不通，然恐是當時語。「我土日以廣」或以「土」爲「志」，於義亦兩通，未甚相遠。若此等類，縱誤不過一字之失，如「見」與「望」，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。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。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柳先生上

雞肋集云：詩以一字論工拙，如「身輕一鳥過」，「身輕一鳥下」，「過」與「下」，與「疾」，與「落」，每變而每不及，易較也。如魯直之言，猶砭砭之於美玉是也；然此猶在工拙精劣之間，其致思未失也。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：『陶淵明意不在詩，詩以寄其意耳。』采菊東籬下，悠然望南山，則既采菊，又望山，意盡於此，無餘蘊矣，非淵明意也。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，』則本自采菊，無意望山，適舉首而見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閑而景遠。』此未可於文字精簡間求之，以比砭砭美玉，不類。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柳先生上

陶淵明雜詩：『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往時校定文選，改作『悠然望南山，』則上下句意，全不相屬，遂非佳

作。夢溪續筆談

近世人輕以意改書，鄙淺之人，好惡多同，故從而和之者眾，遂使古書日就訛舛，深可忿疾。孔子曰：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』自予少時，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，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。蜀本莊子云：『用志不分，乃疑於神。』此與易『

陰疑於陽，禮使人疑汝於夫子。同。今四方本皆作「凝」。陶潛詩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採菊之次，偶然見山，初不用意，而境與意會，故可喜也。今皆作「望南山」。杜子美云：「白鷗沒浩蕩，萬里誰能馴。」蓋滅沒於煙波間耳。而宋敏求謂余云：「鷗不解沒。」改作波字。二詩改此兩字，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。東坡志林

按東坡論莊子「乃疑於神」句，亦略見東坡續集卷五與潘彥明書。

附錄 宋王楙野客叢書白鷗波浩蕩一節

僕謂善為詩者，但形容渾涵氣象，初不露圭角。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，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。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，其浩蕩之意可想，又何待言其出沒邪？改此一字，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！

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，以其文之則失真也。齊後主欲殺斛律光，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，不倒。通鑑改為「不仆」，仆亦倒也，然撲字下便不宜用。津南遺老集文辨

萬曆間人，多好改竄古書，人心之邪，風氣之變，自此而始。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，本出舊唐書，其曰「偽臨朝武氏者」，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，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。近刻古文，改作偽周武氏，不察檄中所云：「包藏禍心，睥睨神器」，乃是未篡之時，故有是言。原注：越六年，天授元年九月，始改國號曰周。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，而立相王為皇帝，故曰「君之愛子，幽之于別宮」也。不知其人，不論其世，而輒改其文，繆種流傳，至今未已。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，尤為妄誕。魏文帝短歌行：「長吟永歎，思我聖考。」聖考，謂其父武帝也。改為「聖老」，評之曰：「聖老

字奇！舊唐書李泌對肅宗曰：「天后有四子，長曰太子宏，監國，而仁明孝悌。后方圖稱制，乃鳩殺之，以雍王賢爲太子。賢自知不免，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，不敢明言。乃作黃臺瓜辭，令樂工歌之，冀天后悟而哀愍，其辭曰：「種瓜黃臺下，瓜熟子離離，一折使瓜好，再折使瓜稀，三折猶尙可，四摘抱蔓歸。」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，死於黔中。」其言四摘者，以況四子也。以爲非四之所能盡，而改爲摘絕，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，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？日知錄卷十八改書

黃鶴樓詩：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；黃鶴一去不復反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」昔仙人以橘皮畫鶴，醉乘而去，樓正以此得名。崔詩三句連用三黃鶴，四句乃用白雲對之。後之俗人病其不對，改句首「黃鶴」爲「白雲」，作雙起雙承之體，詩之板陋，固不必言；而本事指黃鶴，則已乘白雲，何所指哉？魏伯子文集卷四偶書二

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：「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」此寺在洛陽之龍門。按韋述東都記，龍門號雙闕，以與大內對，屹若天闕然。此詩天闕，指龍門也。後人謂其屬對不切，改爲天關；王介甫改爲天闕；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，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，以余觀之，皆臆說也。且「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」，乃此寺中卽事耳。以彼天闕之高，則勢逼象緯，以我雲臥之幽，則冷侵衣裳，語自渾成，何必屑屑較瑣碎，失大體哉？庚溪詩話卷上

杜「禿節漢臣歸」，今本作「握節」。右丞「節旌禿盡海西頭」，今本作「空盡」。俗士無知，妄肆改竄，每如此。

筆乘卷一

漁隱叢話云：「杜子美詩：「野航恰受兩三人，」航當作艇，航是大舟。」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：「長鯨吞航」，子

美詩：『已具浮天航。』樂天詩：『野艇容三人。』故有是說。不知「航」亦有小者，詩所謂「一葦杭（通航）之」，豈大舟也？『秋水纔添四五尺，野航恰受兩三人。』其穩貼如此，不應改也。野客叢書卷二十六野航

陳舍人從易……偶得杜集舊本，文多脫誤。至送蔡都尉詩云：『身輕一鳥口。』其下脫一字，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，或云「疾」，或云「落」，或云「起」，或云「下」，或云「度」，莫能定。其後得一善本，乃是「身輕一鳥過」。陳公歎服，以為雖一字，諸君亦不能到也。六一詩話

按唐子西文錄云：『東坡作病鶴詩，「嘗寫三尺長脰瘦軀」，缺一字，使任德翁輩下之，凡數字，東坡徐出其稿，蓋「閣」字也。此字既出，儼然如見病鶴矣。』一字工夫，足見學力，然亦在平日握筆時鍛鍊純熟致之耳。有點金成鐵者，少陵有句云：『昨夜月同行。』陳無己則云：『勤勤有月與同歸。』少陵云：『暗飛螢自照。』陳則曰：『飛螢光失照。』少陵云：『文章千古事。』陳則云：『文章平日常事。』少陵云：『乾坤一腐儒。』陳則云：『乾坤着腐儒。』……一覽可見。藝苑厄言卷四

詩之淺深，有在一兩字內見者，如康節手抄少陵藍田崔氏詩，至『明年此會知誰健，醉把茱萸仔細看。』「醉」字誤書「好」字，一時咸稱善，不知一字之間，風氣頓殊，妍醜迥別矣。野鴻詩的

杜詩：『關山同一點。』點字絕妙，東坡亦極愛之，作洞僊歌云：『一點明月窺人。』用其語也；赤壁賦云：『山高月小，』用其意也。今書坊本改「點」作「照」，語意索然。丹鉛總錄卷二十詩話關山一點

同一樂器，瑟曰鼓，琴曰操。同一著述，文曰作，詩曰吟；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。然音節一事，難以言傳。少陵『羣山萬壑赴荆門』，使改「羣」字爲「千」字，便不入調。王昌齡『不斬樓蘭更不還』，使改「更」字爲「終」字，又不入調。字義一也，而差之毫釐，失以千里，其他可以類推。隨園詩話補遺卷一

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，以較江浙閩唐文粹本，大率傳寫膠膠，且經改易，不能徧舉。姑言其甚者：『乾元初，立功成都，邦人咸服，具以狀聞。』而諸本盡作『具狀以聞』，何俗弱也！益公題跋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

歐公跋盤谷序曰：『盤谷在孟州濟源縣，貞元中，縣令刻石於其側，令姓崔名泐，今已磨滅……』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，與今刊本差異：『隱者之所盤旋』，無「旋」字。『有人李愿居之』，非「友」字。『道古今以譽盛德』，非「而」字。『利澤施于人』，非「於」字。『惟適所安』，非「之」字。『弗可幸致也』，「處污穢弗羞」，「呵禁弗祥」，皆非「不」字。『大丈夫之遇知於主，用力於當世之爲也』，無「上」字與「所」字。『盤之士，可以稼』，非「維子之稼」。『盤之泉，可濯而湘』，非「可濯可沿」。又無「喜有賞，怒有刑」六字。大率如此。野客叢書卷二 十六盤谷序

按俞樾樓雜纂卷二十六曰：『愚按此文上云：「友人李愿居之」，下云：「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」，兩文若不相蒙，前人已有疑之者矣。讀朱子考異，乃知「友人」爲「有人」之誤。上言「有人李愿」，下言「昌黎韓愈」，文法相配……後人不達，改作「友人」，大非其旨矣。』

韓文：『步有新船』，不知者改「步」爲「涉」，謬矣。南方謂水際曰「步」，音義與「浦」通。韓退之孔戣墓志：

『蕃舶至步，有下碇之稅。』柳子厚鐵鑪步志云：『江之滸，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。』丹鉛總錄卷十四訂訛類

按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韓愈羅池廟碑云：『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，惟集本步有新船爲涉……當以碑爲是。』

漫叟詩話云：詩中有一字，人以私意竄易，遂失古人一篇之意。若『相公親破蔡州來』，今「親」字改作「新」字是也。苕溪漁隱曰：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：『三日柴門擁不開，堦庭平滿白皚皚；今朝躡作瓊瑤跡，爲有詩從鳳沼來。』今「從」字改作「仙」字，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。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八韓吏部下

竹坡詩話：『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：『零落殘紅倍黯然，雙垂別淚越江邊。一身去國六千里，萬死投荒十二年。』嶺瘴來雲似墨，洞庭春盡水如天。欲知此後相思夢，長在荆門野樹煙。』「煙」字只常用「邊」字，蓋前有「江邊」故耳。不然，當改云：『欲知此後相思處，望斷荆門野樹煙。』如此，卻似穩當。』予謂非是，既云夢中，則夢境迷離，何所不可到？甚言相思之情耳。一改「邊」字，膚淺無味；若易以「處」字，「望斷」字，又太直，不成詩矣。秋窗隨筆

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：『湘潭雲盡暮烟出。』今本「烟」作「山」，細思之，烟字爲勝。丹鉛總錄卷十三訂訛類湘潭雲盡暮烟出

按胡應麟藝林學山五云：『山字勝，烟字非也。雲盡而山出，語意自然，易以烟不贅乎？觀下句對「巴蜀雪消春水來」，氣脈可見。即烟字果渾手書，吾弗許也。』

劉禹錫詩曰：『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』妙處全在「舊」字及「尋常」字。四溟云：『或有易之者』

曰：「王謝堂前燕，今飛百姓家。」點金成鐵矣。」謝公（名榛，自號四溟山人）又擬之曰：「王謝豪華春草裏，堂前燕子落誰家？」尤屬惡劣。歷代詩話考索

元微之連昌宮詞云：「長官清平太守好，揀選皆言由相公。」此謂姚宋作相，能薦賢用人也。下句接云：「開元之末姚宋死，朝庭漸漸由妃子。」言任女謁，由宰相不得其人，則廟謨顛倒。「由相公」與「由妃子」相應。今人選唐詩，改「相公」爲「至公」，非也。樂天長恨歌，節節蟬聯，琵琶引處處截斷，中云：「水泉冷澀弦疑絕，疑絕不通聲暫歇，別有幽愁關恨生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」此作一斷，下接云：「銀瓶乍破水漿迸，鐵騎突出刀鎗鳴。」於無聲之後，忽然有聲，則乍破突出始字字有力。今有改作「此時無聲復有聲。」則語意庸近，而云校自宋本，今傳宋本長慶集不如此。過庭錄卷十六近人妄改元白詩

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：「生年二十，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。」蓋謂世雖農夫卒伍，下至臧獲，皆能言「孔夫子」，而盧生猶不知，所以甚言其不學也。若曰「周公孔子」，則失其指矣。老學庵筆記卷二

「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邨山郭酒旗風。」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烟雨中。」此杜牧江南春詩也。升菴謂「千」應作「十」，蓋千里已聽不著，看不見矣。何所云鶯啼綠映紅邪？余謂卽作十里，亦未必盡聽得着，看得見。題云江南春，江南方廣千里，千里之中，而鶯啼綠映紅焉，水邨山郭，無處無酒旗，四百八十寺樓臺，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詩之意，意既廣，不得專指一處，故總而命曰江南春。詩家善立題者也。歷代詩話考索

韻頓損。一瓢詩話

古人用字之法極妙；曾見善本樊川集『杜詩韓筆愁來讀』，筆字何等靈活；俗本刻作『杜詩韓籍愁來讀』，神

陸龜蒙宮人斜詩云：『草着愁烟似不春，』便有坟墓淒涼之意。俗本作『草樹愁烟似不春。』千百年眼

古人詩句，不知其用意用事，妄改一字，便不佳。孟蜀牛嶠楊柳枝詞：『吳王宮裏色偏深，一簇烟條萬縷金；不忿錢

塘蘇小小，引郎松下結同心。』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：『妾乘油壁車，郎乘青驄馬；何處結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』牛詩

此意詠柳而貶松，唐人所謂尊題格也。後人改『松下』作『枝下』，語意索然矣。丹鉛總錄卷十三訂訛類古詩後人妄改

按胡應麟丹鉛新錄云：『用修此意自佳，然不如枝字本色，一涉松字，便着議論。知樂府體者可與語。』存參。

藝祖（宋太祖）微時日詩云：『欲出未出光辣撻，千山萬山如火發；須臾走向天上來，逐卻殘星趕卻月。』國史

潤色之，乃云：『未離海嶠千山黑，才到天心萬國明。』文氣卑弱，大不如原作辭志慷慨，規模遠大，凜凜乎已有千萬

世帝王氣象也。藏一話映

按庚溪詩話載宋太祖詠月詩云：『未離海底千山暗，纔到天中萬國明。』又詠初日詩云：『太陽初出光赫

赫，千山萬山如火發。一輪頃刻上天衢，逐退羣星與殘月。』又隱居通議卷十一載宋太祖詠日出之詩曰：『欲

出未出紅刺刺，千山萬山如火發。須臾擁出大金盆，趕退殘星逐卻月。』詩中文字，與陳氏所記俱微異。

魏野處士，陝人，字仲先……詩有『燒葉爐中無宿火，讀書窗下有殘燈。』仲先既沒，集其詩者嫌焚葉貧寒太甚，

故改「葉」爲「藥」。不惟壞此一字，乃併一句亦無氣味，所謂求益反損也。續詩話

按王觀國學林卷八改字條亦載「燒葉」改「燒藥」事，惟稱詩爲杜荀鶴作，恐誤。

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，謂宇文述曰：「勿令宿衛。」而新史但云「無入衛」，乃是面戒密也。楊素問密曰：「何處書生耽學若此？」新史減處字，便別卻本意。素謂諸子曰：「吾觀李密識度，汝等不及。」新史云：「非若等輩。」意亦

不明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李勣姊病，勣親爲煮粥，火燎其鬚，其姊止之。勣曰：「姊老，勣亦老，雖欲久爲姊煮粥，其可得乎？」新史改之曰：「雖

欲數進粥，尙幾何？」殊不如舊史。只一進字，亦別卻本意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「疾雷不及掩耳。」此兵家成言，初非偶語，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。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「疾雷」爲「雷霆」，

易「掩」爲「塞」，不惟失真，且其理亦不安矣。雷以其疾，故不及掩耳，而何取於震掩且不及，復何暇塞哉？此所謂

欲益反弊者也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附錄 宋稗類鈔卷五一則

宋景文修唐史，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，歐公思所以諷之，一日，大書其壁曰：「宵寐非禎，札闔洪休。」宋

見之曰：「非「夜夢不祥，題門大吉」耶？何必求異如此？」歐公曰：「李靖傳云：「雷霆無暇掩聰」，亦是類也。」

宋慚而退。

舊史李揆試進士，設經史於庭，而引貢士謂之曰：『大國選士，但務得才。經籍在此，請恣尋檢。』而新書改云：『可盡所欲言。』盡言何關尋檢事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姚崇汰僧僞濫者，舊史但云「還俗」，而子京云「髮而農」。此何等語！且萬二千人，豈無歸異業者，而悉為農乎？

此可以一笑也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舊史云：『玄宗聞顏真卿抗賊事，喜謂左右曰：「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，所為得如此！」』通鑑改為「作何狀」

此亦無傷。至新書乃云「何如人」，則是總言其性行也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李晟與張延賞有隙，謂人曰：『文士難犯，雖修睦乎外，而蓄怨於內。』新史改為「儒者」。儒者與文士自別，止當

從舊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王濬傳云：『母有疾，彌年不廢帶。』古今但言不解帶耳，廢字何義也！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裴子餘舉明經，累補鄆縣尉，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，子餘獨以詞學知名。或問陳崇業曰：『子餘與

朝隱行誼優劣？』崇業曰：『譬如春蘭秋菊，俱不可廢也。』新史改云：『蘭菊異芬，胡可廢者？』不如舊語多矣。且異

芬字何從得之哉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王性之銓，博洽士也，嘗語吾：宋景文公作唐書，尙才語，遂多易前人之言，非不佳也。至若張漢陽傳，前史載武后問

狄仁傑：『朕欲得一好漢。』顧是語雖勿文，寧不見當時吐屬有英氣耶！景文則易之曰：『安得一奇士用之。』此固

雅馴矣，然失其所謂英氣者，吾不能答。鐵圍山叢談卷三

按張漢陽即張柬之。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云：「則天嘗問仁傑曰：『朕要一好漢任使，有乎？』仁傑曰：

『荆州長史張柬之，其人雖老，真宰相才也。』又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張柬之傳云：「武后謂狄仁傑曰：『安得

一奇士用之？』仁傑曰：「荆州長史張柬之，雖老，宰相材也。」

武后問狄仁傑曰：「朕要一好漢任使，有乎？」仁傑乃薦張柬之。通鑑改「好漢」為「佳士」，新史復作「奇士」。

好漢字誠為涉俗，然佳士不足以當之，矧曰奇乎？寧存本語，可也。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按舊史「好漢」二字，孫之翰唐史論斷作「好人」，復齋漫錄引新史作「奇男子」，意各不同，皆不如舊

史原文為得實。

附錄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東坡一引復齋漫錄一則

送顧子敦詩：「人間一好漢，誰是張長史？」舊史「張柬之為荆州長史，則天問狄仁傑曰：『安得一好漢用

之？』狄因薦柬之。」新史易「好漢」為「奇男子」。

唐儉傳，舊書儉勸高祖起兵，高祖曰：「天下已亂，言私則圖存，言公則拯溺，吾將思之。」新書改云：「喪亂方刻，私

當圖存，公欲拯溺者，吾當為公思之。」是竟以公指儉矣。二十二史劄記卷十八新書改舊書文義處

李光弼傳，舊書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。新書謂遣元禮戰羊馬，賊大潰。羊馬城去城字，但云戰

羊馬，成何語耶？二十二史劄記卷十八
新書改舊書文義處

宋景文修唐書，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諫佛骨表、潮州謝上表、祝鱸魚文，皆不甚潤色，而但換進學解數字，頗不如本意。元云：『招諸生立館下，』改『招』字爲『召』。『既言先生入學，則諸生在前，招而誨之足矣，何召之爲？』障百川而東之，』改『障』字爲『停』。『本言川流橫潰，故障之使東，若以爲停，於義甚淺。』改『跋前疐後』爲『躓後』。『韓公本用狼跋詩語，非躓也。其他以『爬羅剔抉』爲『把羅』，『焚膏油』爲『燒』，以『取敗幾時』爲『其敗』。……容齋五筆卷五
唐書載韓柳文

五代史：漢王章不喜文士，嘗語人曰：『此輩與一把筭子，未知顛倒，何益於國？』筭子本俗語，歐公據其言書之，殊有古意。溫公通鑑改作『授之握筭，不知縱橫』，不如歐史矣。鶴林玉
露卷二

瀧岡阡表：『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。』「劍」今本作「抱」。按抱字是不知者妄改。鄭氏曲禮注：「劍，謂挾之於旁。」洪容齋隨筆五卷辨之甚明。義門讀書記歐
陽文忠公文

按居士集卷二十五瀧岡阡表正文作「劍」，注云：『一作抱。』居士外集卷十二先君墓表（舊注：此乃瀧岡表初稿，其後刪潤頗多，題曰瀧岡阡表。）祇作「抱」，無注。當係初作「抱」，後改爲「劍」也。

蘇仲虎言：有以澄心紙東坡書者，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卽書之，至『邊城歲暮多風雪，強壓香醪與君別。』東坡閣筆，怒目仲虎云：『汝便道香醪！』仲虎驚懼久之，方覺印本誤以「春醪」爲「香醪」也。開見後錄
卷十九

詞品曰東坡詞：『玉如纖手嗅梅花，』俗刻改爲王奴。孫夫人詞：『日邊消息空沈沈，』俗刻改爲耳邊，敗人佳思。或云訛於亥豕，所以書貴舊本。古今詞話詞品卷下改詞

西施姓施，其所居在西，故曰西施。寰宇記有東施家，西施家，故云東家醜婦效顰西家美婦，有自來矣。東坡詩曰：『他年一舸鴟夷去，應記儂家舊住西。』刊本「住」字改易「姓」字，傳寫誤謬，不可不知也。山樵暇語卷四

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，今三希堂已爲摹刻。朱子云：『盈虛者「如代」，今多誤作「如彼」，嘗見東坡手寫本作「代」。』乃今三希堂所刻，則仍作「如彼」，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？然三希堂本『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』，「共適」作「共食」，又不可解。歸田瑣記卷三文衡山書赤壁賦册

按姚鼐與魯習之書云：『往時王禹卿在揚州，爲鼐書一文入石，舛誤之字，不復鑄改。余謂「此那得通」，禹卿笑曰：「君自有集與後人證明耳。」又蘇公自書赤壁賦，「與子之所共適」，「適」誤作「食」，亦不注改。良以自有文集足取正之故，此皆石本不逮集之說也。』

王平甫之『春殘葉密花枝少，睡起茶親酒盞疏。』而或改「親」字爲「多」，一字之誤，清濁遼隔。前賢詩文，爲人所改，如此類多矣。學林卷八改字

附錄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半山老人引藝苑雌黃一則

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：『春殘葉密花枝少，睡起茶多酒盞疎。』「多」字當作「親」，世俗傳寫之

誤。洪之意蓋欲以「少」對「密」，以「疎」對「親」。予作荆南教官，與江朝宗匯者同僚，偶論及此；江云：「惠洪多妄誕，殊不曉古人詩格，此一聯以「密」字對「疎」字，以「多」字對「少」字，正交股用之，所謂蹉對法也。」（按睡起多口渴思茶，故云茶親。若云茶多，殊無意味。固當以親字爲妥，江說非。）

黃詞……云：「杯行到手莫留殘，不道月明人散。」謂思相離之憂，則不得不盡，而俗士改爲「留連」，遂使兩句相失。正如論詩云：「一方明月可中庭，」「可」不如「滿」也。後山詩話

今日校讎國集，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，必是痛遭俗人改易耳。如病起一詩云：「病來久不上層臺，（謂宣城壘障雙溪也）窗有蜘蛛逕有苔；多少山茶梅子樹，未開齊待主人來。」此篇最爲奇絕。今乃改云：「爲報園花莫惆悵，故教太守及春來。」非特意脈不倫，然亦是何等語！竹坡詩話卷三

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引此文云：「余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。」

范元實詩眼曰：予誦少游詞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山谷曰：「既云斜陽，又云暮，卽重出也。」欲改「斜陽」爲「簾櫳」。予曰：「既云孤館閉春寒，似無簾櫳。」山谷曰：「亭傳雖未必有簾櫳，有亦無害。」予曰：「此詞本寫牢落之狀，若云簾櫳，恐損初意。」山谷曰：「極難得好字，當徐思之。」寶祐間，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，親見其石刻，乃「杜鵑聲裏斜陽樹」。一時傳錄者以「樹」字與英宗廟諱同音，故易以「暮」。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，雖有知者，莫敢改也。外舅每爲人言，而爲之永歎。日損齋筆記

按宋英宗名曙。又野客叢書有「少游斜陽暮」一則，可參閱。

周紫芝有竹坡詩話行世，秦檜嘗愛其詩云：「秋聲歸草木，寒色上衣裘。」今郡志作「到衣裘」，止更一字，風韻

迥別。變齋詩話

「野性終期老一村，全勝白髮傍朱門。」使「傍朱門」則不類，若改「白髮」為「微祿」，則稍近之矣。評若

改「白髮」則上句「老」字亦當改矣。藏海詩話

按白髮與上句老字正相應，人至白髮，猶傍朱門，其為「微祿」可知。改之反失淺露。

董若雨說棟花磯隨筆載朱文公祝融峯詩云：「我來萬里駕長風，絕壑層雲許盪胸。濁酒三杯豪氣發，朗吟飛下祝融峯。」有校者曰：「下當作上。」余案頭無朱文公集，未知孰是；然以愚見論之，作「下」者殊勝。蓋既御風而行，則搏扶搖而上，背負蒼天，視祝融峯轉在下矣。故云「飛下祝融峯」也。若作「上」，則與芒鞋藜杖攀援而上者何

異？一字之分，仙凡頓別矣。春在堂隨筆卷九

開禧用兵，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，適謝不能。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：「一日縱敵，遂貽數世之憂；百年爲墟，誰任諸人之責。」涇見適舉似，誤「爲墟」爲「成墟」。他日周南至，適告以「涇文字，近頗長進；然「成墟」字可疑。」南愕然曰：「本爲墟字，何改也！」適方知南實代作。困學紀聞卷十九評文引宋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

近時閩中書肆刊書，往往擅加改易，其類甚多，不能悉紀，今姑取一二言之。睦州，宣和中始改爲嚴州，今所刊元豐

九域志，乃徑易睦州爲嚴州。又廣韻桐字下注云：「桐廬縣在嚴州。」然易去舊字，殊失本書之旨，將來謬亂詩傳，疑誤後學，皆由此也。雲谷雜記卷四

『出嶺同誰出，歸鄉如此歸。』（被執南安軍作）「如此歸」三字最有深味，今繆者誤刊作「如不歸」，則意味索然矣。隱居通議卷十二 文丞相采薇歌

附錄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卷一一則

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，淵明讀山海經詩，有「形夭無千歲，猛志固常在」之句，竟莫曉其意。後讀山海經云：「刑天，獸名也，好啣干戚而舞。」乃知五字皆錯。形夭乃是刑天，無千歲乃是舞干戚耳。如此，乃與下句協。傳書誤謬如此，不可不察也。

西河詩話載，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：「驟驚函半損，幸露語平安。」以爲佳句。一客謂「露」字不如「賸」字之當。大抵「平安」注函外，損餘曰賸，若內露，必不巧值此字矣。人以爲敏，余獨謂不然。「賸」字與「半」字不相呼應。函不過半損，則賸者正多，不止平安二字。幸露語平安，正是偶然觸露，所以羈旅之情，爲之驚喜耳。若曰不必巧值，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邪？隨園詩話卷三

詩不可不改，不可多改；不改則心浮，多改則機窒，要像初揭黃庭，剛到恰好處。孔子曰：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此境最難。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云：「閣外青山閣下江，閣中無主自開窗。春風欲揭滕王帖，蝴蝶入簾飛一雙。」歎爲絕

調。後見其子某云：『翁晚年嫌爲少作，刪去矣。』予大驚，卒不解其故。桐城吳某告予曰：『扶南三改周瑜墓詩，而愈改愈謬，其少作云：』大帝君臣同骨肉，小喬夫婿是英雄。』可謂工矣。中年改云：』大帝誓師江水綠，小喬卸甲晚粧紅。』已覺牽強。晚年又改云：』小喬粧罷胭脂溼，大帝謀成翡翠通。』真乃不成文理。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哉！扶南與方敏恪公爲族兄，敏恪寄信，苦勸其勿改少作，而扶南不從。方知存幾句好詩，亦須福分。隨園詩話卷三

凡例原文云：』方志爲國史要刪。』語本明白，要刪猶云刪要，以備用爾。語出史記，初非深僻，而簽改爲「要典」，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爲重，事理失實，而語亦費解矣。文徵二聖祠記，上云：』立化像前，』下云：』食頃復活。』化卽死也，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，其文亦自明白。今簽立化句云：』有誤否？』則下文復活無根。文史通義卷八 覆崔荊州書

附錄 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五誤字之宜改者

漢武帝李夫人歌，見於漢書、藝文類聚、樂府詩集，『偏何姍姍其來遲！』偏皆不作翩。古詩紀、詩鏡、古詩選、古

詩源等，皆誤作翩字。

第三編 增加之例

一 通論增加之例

思瞻者善敷……善敷者辭殊而意顯……辭敷而言重，則蕪穢而非瞻。文心雕龍辭裁

臆脛雖短，續之則悲；史文雖約，增之反累。加減前哲，豈容易哉？史通敘事

貞元中，杜黃裳知舉，試珠還合浦賦，進士林藻賦成，覺几假寐，夢人謂之曰：「君賦甚佳，但恨未敘珠去來之意耳。」

藻寤，視其草，乃足四句。其年擢第，謝恩，黃裳謂曰：「唯林生敘珠去來之意，若有神助。」困學紀聞卷十七評文翁注引黃璞名士傳

夏竦，字子喬，幼學於姚鉉。鉉使爲水賦，限以萬字；竦作三千字示鉉，鉉怒不視，曰：「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

之？」竦益之得六千字，鉉喜曰：「可教矣！」宋傳類鈔卷五

二 增加之例之得者

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。

校勘記云：案家語作「昔周穆王」，李善注赭白馬賦引無

「昔」字，有「周」字。陳樹華云：「疑作「昔周穆王」，蓋楚亦有穆王；子華對楚子言，故加周字；此非引書者以意

增改也。」左傳昭公十二年并校勘記

按以文義言，當從陳說增「周」字；惟傳文下句「周行」之「周」字似當避，據疏語可改爲「遊」。

禮記檀弓，子貢曰：『泰山其頽，則吾將安仰？梁木其壞，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做？』吾郡劉尙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，『木梁其壞』之下，有『則吾將安仗』五字。鶴林玉露卷十一

按困學紀聞卷五禮記篇，亦述劉美中所藏古本禮記多「則吾將安仗」一句，其辭大略相同。翁注引欽定禮記義疏云：『謝枋得曰：「劉尙書美中家藏禮記，梁木其壞下，有則吾將安仗五字。」今案家語及高麗本，皆有此五字，應從之。』

附錄 王引之經義述聞禮記一則

『泰山其積，則吾將安仰；梁木其壞，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放。』引之謹案：『哲人其萎』四字，乃後人據家語增入，非禮記原文也。上文『泰山其積乎？梁木其壞乎？哲人其萎乎？』鄭注曰：『泰山，眾山所仰；梁木，眾木所放。』（正義曰：「放，依也。」）哲人，亦眾人所仰放也。以上二句喻之。是「哲人其萎」兼有「無所仰」之義，非但「無所放」也。若如今本，以「哲人其萎」專屬之「吾將安放」，則鄭必不如此注矣。蓋鄭本作：『泰山其積，則吾將安仰；梁木其壞，則吾將安放；』而無「哲人其萎」四字。『泰山其積，則吾將安仰，』正謂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仰也；『梁木其壞，則吾將安放，』正謂哲人其萎，則吾將安放也。文見於此，意通於彼，不必更言「哲

人其萎」矣。且下文「夫子殆將病」即是「哲人其萎」也。王肅作家語，乃妄改其文曰：「梁木其壞，則吾將安杖；喆人其萎，則吾將安放。」（見終記篇）後人據此，遂增「哲人其萎」四字於「則吾將安放」之上，而文義參差矣。哲人爲人所「仰放」，何得但言「放」耶？孔仲達不能釐正，而云：「子貢意在恩逮，不暇句句別言，故直引「梁木」「哲人」總云「吾將安放。」」此曲說也。

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；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校勘記云：皇本高麗本「樂」下有「道」字，唐石經本道字旁添「案」，唐石經旁添字多不足據，此道字獨與古合。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、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並有道字；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，亦有道字；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。論語學而并校勘記

按貧而樂，何氏集解引鄭曰：「樂謂志於道，不以貧爲憂苦。」亦足證原文當有「道」字。樂道好禮，不特於文爲偶，而於義乃備；阮校增道字是也。

附錄一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二 古人引用經子語一則

古人引用經子語，不純用其言，往往隨意增減。……如范曄曰：「孔子稱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未若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者也。……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，恐論語中脫一道字，僕考前漢引此語，初無道字，而禮記坊記則曰：『貧而好樂，富而好禮。』」

附錄二 宋孫奕示兒編卷四 貧而樂一則

子曰：『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』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、後漢東平王論，皆曰：『貧而樂道，』多一道字，必是脫文。

『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』按家語『其未得之也，患不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』比論語多一「不」字，辭意甚明。示兒編卷六 患得患失

按今本家語在厄篇曰：『其未得也，患弗得之；既得之，又恐失之。』與孫氏所引稍異。

語云：『其未得之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』子瞻解云：『患得之，當作患不得之。』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：『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，』乃知古本如此，今本偶脫一字耳。筆乘續集卷三

中庸第二章：『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』蓋承上句仲尼曰：『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，』而脫簡缺一「

反」字。故朱文公章句注云：『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，程子亦以為然，今從之。』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

有小人之心，而又無所忌憚也。當增一「反」字為正。大學末章：『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

亦無如之何矣。』朱文公章句云：『彼為善之，此句上疑有闕文誤字。』今以文理推之，當是脫一「不」字。蓋指為

不善之小人也。何以知之？大學第六章：『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』大學

本章：『彼為不善之小人，』是蓋復第六章小人為不善之辭，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，所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

之語耳。學齋佔畢卷一大學中庸 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

寤儆篇：「無虎傳翼，將飛入邑，擇人而食。」念孫案：韓子難勢篇引此，「虎」上有「爲」字，而今本脫之，則文義

不明。李善注東京賦引此，亦有「爲」字。讀書雜誌 逸周書

法儀曰：「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。」念孫案：是以下有知字，而今本脫之，則文義不明。上文

曰：「奚以知天之欲人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？」「奚以知」正與「是以知」相應。讀書雜誌 墨子

屈原傳：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，奈何絕秦歡。」少「曰」字。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

齊策：「楚有祠者，賜其舍人卮酒。」念孫案：卮上當有「一」字，以酒僅一卮，故下文云：「數人飲之不足，一人飲

之有餘」也。若無一字，則文義不明。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，太平御覽器物部，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，並作「

酒一卮。」史記楚世家作「一卮酒」。讀書雜誌 戰國策

陳勝項籍列傳：「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。」念孫案：史記秦始皇紀，「燕」下有「楚齊」二字，是也。下文言

「九國之師」，又云：「陳涉之位，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。」是其證。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、賈子、

文選，並脫「齊楚」二字。讀書雜誌 漢書

漢高帝紀：「吾以布衣提三尺，取天下。」謂三尺劍也。杜周傳：「三尺安出哉？」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。王充論

衡凡引高帝語，卻皆有「劍」字。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爲奇者，不可不知也。日損齋 筆記

按「劍」與「法」，但云「三尺」，失之太晦，不可解，自以增「劍」與「法」字爲是。又按史記高祖本紀

「提三尺」下有「劍」字，而漢書無之，此當指漢書。

附錄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二則

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，以其用事精巧，對偶親切。黃魯直詩體雖不類，然亦不以楊劉爲過。如彥謙題漢高廟云：「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杯。」雖是着題語，然皆歇後。一杯事無兩出，或可略「土」字。如三尺律、三尺喙皆可，何獨劍乎？「耳聞明主」，「眼見愚民」，尤不成語。余數見交遊，道魯直意殊不可解。蘇子瞻詩有「買牛但自捐三尺，射鼠何勞挽六鈞」，亦與此同病。六鈞可去「弓」字，三尺不可去「劍」字。此理甚易知也。按以上所論，與黃氏筆記之言，正相發明。惟宋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獨以爲不然。今并照錄於下：「余按漢高帝紀曰：『吾以布衣提三尺，取天下。』又韓安國傳，高帝曰：『提三尺，取天下者，朕也。』皆無劍字。唯注曰：『三尺，謂劍也。』出處旣爲此，則詩家用其本語，又何不可？」

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，如「水底笙簧蛙兩部，山中奴婢橘千頭」，雖以「笙簧」易「鼓吹」，不礙其意同。至「已遣亂蛙成兩部，更邀明月作三人」，則「成兩部」不知爲何物，亦是歇後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。庚溪詩話卷下曰：「今按孔圭傳，圭不樂世務，門庭草萊不翦，中有蛙鳴，或問之，圭笑曰：『我以此當兩部鼓吹。』然則嘗觀此傳者，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？若謂出處僻，人少有知者，則何待人之淺也？」

留侯世家云：『左右大臣多勸上都雒陽，雒陽東有成皋，西有殽澗，』卻少一「日」字。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孝惠張皇后，宣平侯敖，尙帝姊魯元公主，有女。念孫案：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，宣平侯敖女也，敖尙帝姊魯元公主，

有女。今本脫「女也敖」三字，則上下文義不貫。（此因兩敖字相亂而脫去三字）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「

女也敖」三字，又皇親部十一、人事部三十五引首二句，皆有「女也」二字。讀書雜志漢書

食貨志：『自古以來，未嘗以亂濟亂，大敗天下如秦者也。』念孫案：「未嘗」下脫「有」字，則文義不明，當依董

仲舒傳補。讀書雜志漢書

信陵君諫與秦攻韓云：『今不存韓，則二周必危，安陵必易，楚趙大破，魏齊甚畏，天下之西鄉而馳，秦入朝爲臣之

日不久矣。』注曰：『國策無「矣」字，史無「之日」字，以文義皆當有之。』古文辭類纂議類上編一

司馬遷之敘傳也，始自初生，及乎行歷，事無巨細，莫不備陳，可謂審矣。而竟不書其字者，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？而

班固仍其本傳，了無損益，此又韓子所以致「守株」之說也。如固之爲遷傳也，其初宜云：『遷字子長，馮翊陽夏人，

其序曰云云。』至於事終，則言「其自序如此」。著述之體，不當如是耶！史通雜說上

袁宏……從桓溫北征，作北征賦……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座。溫令滔讀其北征賦，至「聞所傳（傳世說注作

聞）於相傳，云獲麟於此野。誕靈物以瑞德，奚授體於虞者？坎尼父之恫（恫世說注作慟）泣，似實慟而非假。豈一

性（性世說注作物）之足傷，（乃世說注作實）致傷於天下。』其本至此便改韻。珣云：『此賦方傳千載，無容率

耳。今於天下之後，移韻徙事，然於寫送之致，似爲未盡。」滔云：「得益「寫」韻一句，或爲小勝。」温曰：「卿思益之。」

宏應聲答曰：「感不絕於余心，想流風而獨寫。」珣誦味久之，謂滔曰：「當今文章之美，故當共推此生。」晉書文苑傳

晉孝武帝崩，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，出本示誕，曰：「猶恨少序節物。」誕攬筆，便益之，接其「秋冬代變」後云：「

霜繁廣除，風回高殿。」珣歎美，因而用之。南史王誕傳

按全晉文卷二十王珣撰晉孝武帝哀策文略云：「自罹旻凶，秋冬代變。霜繁廣除，風回高殿。帷幕空張，肴俎

虛薦。極聽無聞，詳視罔見。」云云。

融……作海賦，文辭詭激，獨與眾異。後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，凱之曰：「卿此賦實超玄虛，但恨不道「鹽」耳。」

融卽求筆注曰：「灑沙構白，熬波出素。積雪中春，飛霜暑路。」此四句後所足也。南史服融傳

按藝苑雌黃云：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，「漁蓑句好真堪畫，柳絮才高不道鹽。」學者徒知柳絮撤鹽用謝安

故事，殊不知不道鹽三字，亦有來處也。

南史后妃傳：梁元帝徐妃淫通多人，及死，以屍還徐氏，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。今金樓子無及徐妃事，蓋書有闕也。

第金樓子文多依理，中有后妃傳，亦載古今后妃內行可鑒戒者，或有述徐妃事爲戒耳。如南史傳文，似金樓子一書，

專爲述徐妃淫行而作，文法未分明也。乙卯劉記

按述其淫行句上加一「嘗」字，則不致疑金樓子專爲徐妃而作也。

詩下雙字極難，須使七言五言之間，除去五字三字外，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，方爲工妙。唐人記『水田飛白鷺，夏木嘯黃鸝』，爲李嘉祐詩，王摩詰竊取之，非也。此兩句好處，正在添「漠漠」「陰陰」四字，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，以自見其妙；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，一號令之，精彩百倍。不然，如嘉祐本句，但是詠景耳。人皆可到。石林詩話卷上

按唐李肇國史補謂『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喬木嘯黃鸝』，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。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十五嘗述之。張宗柎附識曰：『漠漠陰陰四字，覺情景如畫；下五字栩栩欲活，想見積水朝川，此翁會心自耳。』又按李嘉祐天寶七年進士，視右丞開元登第時後二十載，然考右丞之歿在上元初年，固非渺不相及也。石林燕語謂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，亦何不可之有？

斷刑論下「果以爲仁必知經」句，仁下疊一「仁」字。又「智必知權」，上補「果以爲智」四字。義門讀書記河東集

按依何校當云：『果以爲仁，仁必知經；果以爲智，智必知權。』文義舒暢矣。

歐陽公爲韓魏公畫錦堂記云：『仕宦至將相，富貴歸故鄉。』韓公得之，愛賞；後數日，歐復遣介別以本至，云：『前有未是，可換此本。』韓再三玩之，無異前者；但於「仕宦」「富貴」下各添一「而」字，文義尤暢，前輩爲文不易如此。宋稗類鈔卷五

按近人來裕恂漢文典卷一文法第四章增改法曰：文之病不暢也，由於用字過少；如韓魏公作畫錦堂，歐陽修爲之記，起句『仕宦至將相，富貴歸故鄉。』魏公得之，頗愛賞。後復遣介，別以本至，云：『前有未是，可換此本。』

魏公再三玩之，無異前者；但於「仕宦」「富貴」下各添一「而」字，文義大暢，此增字之妙也。

章子厚少年未改官，蒙歐陽公薦館職。熙寧初，歐公作史，炤峴山亭記，以示子厚。子厚誦至「元凱銘功於二石，一置茲山，一投漢水。」子厚曰：「……一置茲山，一投漢水，亦可；然終是突兀……惇欲改曰：「一置茲山之上，一投漢水之淵……」」文忠公喜而用之。記

爲文字語雖貴簡，而有不得簡者。章弘景傳云：「楊虞卿私造其門。弘景厲言曰：「有詔按公，尙私謁耶！」惶恐去。」不少「虞卿」字否？此類非一，觀者可見。孫伏伽言三事，但云「其一」「其二」「其三」，而無「曰」字，文理無乃不屬乎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

按據此，前增「虞卿」字作「虞卿惶恐去」；後增「曰」字，作「其一曰」「其二曰」「其三曰」語意文氣乃足。

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「長嘯卻敵騎」。蜀公先成，破題云：「制動以靜，善勝不爭。」景文見之，不復出其所作，潛於袖中毀之，因謂蜀公曰：「公賦甚佳，更當添以二「者」字。」景文賦雖不逮蜀公，然破題云：「月滿邊塞，人登戍樓，」亦奇語也。宋碑類鈔卷五

范忠文公在蜀，始爲薛簡肅公所知。及來中州，人未有知者。初與二宋相見，二宋亦莫之異也。一日相約結課，以「長嘯卻胡騎」爲題。公賦成，二宋讀之，不敢出所作；既而謂公曰：「君賦極佳，但破題兩句，無頓挫之功。每句之中，各

添一「者」字，如何？公欣然從之。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，乃定交焉。曲洧舊聞卷二

救災議：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。」此句上增「不久行」三字。

戰國策目錄序：「二子乃獨明先王。」先王下增「之道」二字。

又：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？」不字上增「所」字。以上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

東坡與小妹、黃山谷論詩。妹云：「輕風細柳，澹月梅花」中，要加一字作腰，成五言聯句。」坡云：「輕風搖細柳，澹

月映梅花。」妹云：「佳矣，未也。」黃云：「輕風舞細柳，澹月隱梅花。」妹云：「佳矣，猶未也。」坡云：「然則妹將何說？」

云：「輕風扶細柳，澹月失梅花。」二人撫掌稱善。堅瓠七集卷四蘇黃論詩

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，以示朱希真，希真曰：「甚妙，但似欠四字，然不敢以告。」景初苦問之，希真指「有

文集十卷」字下曰：「此處欠。」又問欠何字？曰：「當增「不行於世」四字。」景初遂增「藏於家」三字，實用希

真意也。老學庵筆記卷一

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，自撫移蘇，謝上表云：「雖自西徂東，周爰執事；然以小易大，是誠何心！」增「雖」「然」

二字，而兩州東西小大，乃甚的切。誠齋詩話

艮齋先生謝尚書嘗云：未第時，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，當時從遊場屋者眾，皆閣筆，無以體「表制」者。自作第四韻

散句有曰：「民多拱極之星，世絕駭輿之馬。」爲「表制」設也。有學生曾其性者，巧於移掇，上添兩句云：「如天其

大，民皆拱極之星；若路以由，世絕駭與之馬。』非特喚醒得題目意透，又以「星」襯「仁天」，「馬」襯「義路」，「表制」在其中矣。較有工夫，乃占第一。予次之。作書者不可不知。示兒編卷八賦貴巧於使事

按「曾其性」之「性」，疑本作「姓」，「其姓」非曾名也。

予所作腹劍辭，方石評末句云：『添一恨字，即精神百倍。』……腹劍辭曰：『腹中劍，中自操，一日不試中怒號，構』

仇結怨身焉逃。一夜十徒徒爲勞。生無遺憂死餘恨，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坳。』懷麓堂詩話

按方石，謝氏。

三 增加之例之失者

子路曰：『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』校勘記云：唐石經「輕」字旁注。案石經初刻本無「輕」字，「車馬」「衣裘」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，是子路本用成語，後人因雍也篇「衣輕裘」誤加「輕」字……

論語公冶長并校勘記

按車馬衣裘，爲子路所願與朋友共敝無憾之四物，文本整齊，加增「輕」字，而讀衣爲去聲，則「願車馬」與「衣輕裘」二句之意不相稱，辭氣亦欠順，阮說是。

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？子曰：『臨之以莊則敬，孝慈則忠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。』

校勘記云：皇本「臨」

下有「民」字，又「則敬」「則勸」作「則民敬」「則民勸」案作「臨民」作「臨之」俱可，若「民之」連用，則不詞矣；疑皇本誤。論語爲政并校勘記

詩用經語，有增一字而複者，潘安仁「畏此簡書忌」蜩齋詩話

李義府嘗作詩曰：「鏤月爲歌扇，裁雲作舞衣；自憐迴雪態，好取洛川歸。」有棗強尉張懷慶好竊人文章，有詩曰：「生情鏤月爲歌扇，出性裁雲作舞衣；照鑑自憐迴雪態，來時好取洛川歸。」時人謂之曰：「活剝張昌齡，生吞郭正一。」詩話總龜談諧門卷三十九

今世所傳昌黎先生集，載此碑（羅池廟碑）文多同，惟集本……「荔子丹兮蕉黃，」蕉下加子，當以碑爲是。集古

錄跋尾卷八唐韓愈羅池廟碑

桑榆雜錄云：「或言醉翁亭記用「也」字太多，荆公曰：「以某觀之，尙欠一也字。」坐有范司戶者曰：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，此處欠之。」荆公大喜。』予謂不然；若如所說，不惟意斷，文亦不健矣。恐荆公無此言，誠使有之，亦戲云爾。淳南遺老集文辨

朱熹云：戊申六月，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，借得所修國史，中有濂溪程張等傳，盡載太極圖說……然此說本語首但云「無極而太極」，今傳所載乃云「自無極而爲太極」，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「自」「爲」二字也。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，明白如此，而淺見之士，猶或妄有譏議；若增此字，其爲前修之累，啓後學之疑，益以甚矣。周濂溪集卷二語錄

按朱子注周子太極圖說『無極而太極』句云：『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』（是解無極二字。）而實造化之樞紐，品彙之根柢也。（是解太極二字。）故曰「無極而太極，」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。』據此，若如宋史增爲『自無極而爲太極，』則是無極與太極判而爲二，適合象山所譏『疊牀上之牀』也。又濂溪集卷七載朱子云：『延平本「無極而太極」，「而」下誤多一「生」字。』其增字之失與宋史等。

第四編 刪節之例

一 通論刪節之例

才覈者善刪……善刪者字去而意留，字刪而意闕，則缺乏而非覈。文心雕龍鑿裁

凡人爲文，私於自是，不忍於割截，或失於繁多，其間妍媸，益又自惑，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，討論而削奪之；然

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。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九與元九書

文字有難於自信者，必資良友刪削。昔曹子建之言曰：『世人著述，不能無病，僕嘗好人譏彈其文，有不善者，應時改定。』白樂天之言曰：『凡人爲文，私於自是，不忍於割截，或失於繁多，其間妍媸，抑又自惑，必待交友有公鑒，無姑

息者，討論而削奪之，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。』二公皆雄於文者，而其言如此，學者可不深長思乎？退菴隨筆卷十九學文

治舊史，前歲所作十國志，蓋是進本，務要卷多。今若便爲正史，盡宜刪削，存其大要。至於細小之事，雖有可紀，非干大體，自可存之小說，不足以累正史。數日檢舊本，因盡刪去矣，十亦去其三四。居士外集卷十七與尹師魯書

按舊史，即薛居正之五代史，歐陽公藉之以刪成新五代史者。

南豐……適欲作一文字，事多，因託後山爲之；且授以意。後山……成數百言……南豐云：『大略也好，只是多冗

字……』後山固請改竄，但見南豐就坐，取筆抹數處，每抹處一兩行……凡削去一二百字。後山讀之，則其義尤完

因歎服，遂以爲法。朱子語類
論文上

前輩節書，並用首尾該貫。第一節其緊要，第二節其好句，第三節其故實；繁辭盡削，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。如

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，可觀可法。養雪齋說卷
上文字節要

附錄 近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一則（見章句篇）

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，榮減爲二十三萬言，其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。是則章句之文，可以損之又損，知其多者皆浮辭也。

夫善取者不如善舍，善改者不如善刪。凡博而之約，崢嶸絢爛而之平淡，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，而所以致此者可

思也。魏伯子文集
卷一刪詩序

按此爲魏際瑞自刪所作詩而自序之之辭。本集卷四與子弟論文書云：『善改者不如善刪，善取者不如善舍。』蓋一意而重述之耳。又際瑞弟禧作伯子文集序云：『伯子……年未三十時，成詩文已八十餘冊，後輒每年刪而焚之，存者不及七八寸。』伯子曰：『多作不如多改，善改不如善刪。』然其所刪，亦頗有可觀者。』觀此，則際瑞乃真能自踐其善刪之言者。

古人之所必刪，即時人之所甚好；惟時人甚好，是古人所必刪也。魏伯子文集卷
四與子弟論文

附錄 近人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一則

余最喜樊榭（厲鶚）論詩，多作不如多改，善改不如善刪之語。以此告人，并時以自箴。

東房言：『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，』此可得學簡之法。然句中刪字，篇中刪句，集中刪篇，所易知也。善作文者，能於將作時刪意，未作時刪題，便省卻多少筆墨，能刪題，乃真簡矣。日錄卷二雜說

按東房即禧兄際瑞之別號。禧又有復羅珂雪手簡云：『願足下於集中省篇，篇中省句，句中省字，文章如用兵，貴精不貴多。韓淮陰多多益善，王翦六十萬，古兵家亦少有是。』此泛釋善刪之義。又宗子發文集序云：『識不高於庸眾，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，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，亦可無作。』答施愚山侍講書云：『善爲文者，有不必命之題，有不屑言之理。』此皆可爲「刪題」之注腳。

東坡詩云：『詩文豈在多，一頌了伯倫。』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，劉伶非無他文章。鍾退谷謂劉昫生平詩才十四首。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歎，昫虛之長，不止於詩，詩亦豈止十四首。但此一頌十四詩，足以不朽其人，他文可不必傳。正如白頭花鈿滿面，不如美人半妝耳。山谷豫章集最多，而晚年自刪其詩，止存三百篇；徐昌穀自定迪功集亦最少。二公正得此意。予生平爲詩，不下三千首。門人盛侍御誠齋（符升）曹祭酒峨眉（禾）爲撰精華錄，意存簡貴，然所取尙近千首，愧山谷昌穀多矣。香祖筆記

按王漁洋精華錄之輯，即寧都魏氏所謂集中刪篇也。

一一 刪節之例之得者

朱子發曰：『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，如「狸首曾孫」之類是也；篇中刪章者，如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爾，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」之類是也；章中刪句者，如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」是也。句中刪字者，如「誰能秉國成，不自爲政，卒勞百姓」是也。』困學紀聞卷三詩

按王應麟引此言，不加評論，閤若據等則以朱氏之說爲非事實；然詩文不厭刪削而後名世，其理固有如此者。又翁元圻案：『朱子發之說，本於歐陽公。』今并錄歐陽公之說於下，以便參證。歐陽公之說曰：『刪詩云者，非止全篇刪去；或篇刪其章，章刪其句，句刪其字；如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，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」，此小雅常棣之詩，夫子以其以室爲遠，害於兄弟之義，故篇刪其章也；衣錦尙綱，文之著也，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，夫子謂其盡飾之過，恐其流而不返，故章刪其句也。「誰能秉國成，不自爲政，卒勞百姓」，此小雅節南山之詩，夫子以「能」字爲意之害，故句刪其字也。』

公羊（當作穀梁）稱：『鄘克眇，季孫行父禿，孫良夫跛。齊使跛者逆跛者，禿者逆禿者，眇者逆眇者。』蓋宜除跛者以下句，但云：『各以其類逆。』必事加再述，則於文殊費，此爲煩句也。漢書張蒼傳云：『年老，口中無齒。』蓋於此一句之內，去「年」及「口中」可矣。夫此六文成句，而三字妄加，此爲煩字也。史通敘事

按魏際瑞與子弟論文云：「古人文字，有累句澁句不成句處，而不改者，非不能改也；改之或傷氣格，故寧存其自然。名帖之存敗筆，古琴之仍焦尾是也。昔人論史記張蒼傳，有「年老口中無齒」句，宜刪曰「老無齒」。公羊傳（當作穀梁傳）「齊使跛者逆跛者，秃者逆秃者，眇者逆眇者」，宜刪云「各以類逆」。簡則簡矣，而非公羊史遷之文，又於神情特不生動。」浦起龍云：「高赤檀弓，複調取致，原非史部家言，劉公特拈句示的耳，勿以不知文詁之。」觀此，則文史作法分途，詳略得失，不可拘執。讀者以心知其意爲上。

又按今通行注疏本穀梁傳成公元年原文作「季孫行父秃，晉郤克眇，衛孫良夫跛，曹公子手僂，同時而聘於齊；齊使秃者御秃者，使眇者御眇者，使跛者御跛者，使僂者御僂者。」凡劉氏所云「逆」者皆作「御」。又公羊傳成公二年敘此事較略，曰：「客或跛或眇，於是使跛者逆跛者，眇者逆眇者。」可並取比較之。

論語：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」漢石經無「流」字，陳仲魚孝廉鱸曰：「鹽鐵論，大夫曰：『文學居下而訕上。』」漢書朱雲傳：「小臣居下訕上。」是漢時所據論語，並無流字。義疏云：「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，」亦無流字。今所傳皇本有流字，蓋依通行本增入也。惠徵君曰：「當因子張篇「惡居下流」，涉彼而誤。」端履案：祭統「上有大澤，則民夫人待於下流。」流字對上澤字而言。今論語自以「上」「下」對文，斷不得有流字，當依石經爲是。重論文齋筆錄卷一

孔子家語曰：「魯公索氏將祭，而忘其牲。孔子聞之曰：『公索氏不及二年矣。』」一年而亡。門人問曰：「昔公索氏亡其祭牲，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，今果如期而亡，夫子何以知其然？」宜除二十四字。史通點煩

按此殆指「門人問曰」下複舉「昔公索氏」云云三句二十四字宜除也。

又按劉氏點煩篇，摘取子史中文，其字句煩冗繚繞尤甚者十四則，皆以色筆點去之，使歸簡潔。「可惜傳刻失真，點去文留，譬跳古者，空憑廢蹟而已。」（用浦起龍語）然其中亦有可略窺其意者，今特存家語及十六國春秋（見後）各一則，以概其餘。

附錄 唐劉知幾史通點煩小序

夫史之煩文，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。雖七（浦注：敘事篇在六卷，疑當作六。）卷成言，而三隅莫反。蓋語云：「百聞不如一見。」是以聚米爲谷，賊虜之虛實可知；畫地成圖，山川之形勢易悉。昔陶隱居本草，藥有冷熱者，朱墨點其名；阮孝緒七錄，書有文德殿者，丹筆寫其字。由是區分有別，品類可知。今輒擬其事，鈔自古史傳，文有煩者，皆以筆點其煩上；凡字經點者，盡宜去之。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，細書側注於其右。或回易數字，或加足片言，俾分布得所，彌縫無闕。庶幾觀者易悟，其失自彰。知我撫實而談，非是苟誣前哲。

楚共王出獵，而遺其弓，左右請求之，共王曰：「止！楚人遺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？」仲尼聞之，曰：「惜乎其不大！亦曰：『人遺弓，人得之而已。』何必楚也！」仲尼所謂大公也。說苑至公

按呂氏春秋貴公云：「荆人有遺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『荆人遺之，荆人得之，又何索焉？』孔子聞之，曰：『去其荆而可矣。』老聃聞之，曰：『去其人而可矣。』故老聃明則至公矣。」公孫龍子跡府云：「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，

載忘歸之矢，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，而喪其弓，左右請求之。王曰：「止！楚人遺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乎？」仲尼聞之，曰：「楚王仁義而未遂也。亦曰人亡弓，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？」若此，仲尼異「楚人」於所謂「人」……」家語好生云：「楚恭王出游，亡烏犢之弓，左右請求之。王曰：「已之！楚王失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之？」孔子聞之，曰：「惜乎其不大也！不曰人遺弓，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也？」」四書同記一事，以呂氏春秋最簡，惟老聃一說，近於玄談，於辭費解。公孫龍子最繁，辭過文飾。家語雖僞書後出，頗具剪裁，然皆不及說苑之辭爲明潔。

法儀曰：「三者，莫可以爲治法而可。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？」念孫案：既言莫可以爲治法，則不當更有「而可」二字；此涉下句而衍。讀書雜志墨子

魏策：「唐且謂魏王曰：『老臣請出西說秦，令兵先臣出可乎？』」念孫案：「請」下不當有「出」字。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。史記魏世家、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，藝文類聚、太平御覽、人事部引策文亦無。讀書雜志戰國策

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，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，諸侯皆曰：「紂可伐矣。」無乃剩「諸侯諸侯」字乎？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鄭世家云：「孔子嘗過鄭，與子產如兄弟云。及聞子產死，孔子爲泣曰：『古之遺愛也！』」兄弟子產。予謂言「孔子爲泣」，則「聞」字亦着不得。或只云「及聞其死，泣曰」，更爲簡省也。夫既如兄弟，而子產年長，則何必復言「兄弟事」哉？兼已死之後及此，其次第亦不應爾。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「趙簡子疾，五日不知人。既寤，語大夫曰：『我之帝所，有一熊欲來援我，帝命我射之。中熊，熊死。』」又有一羆來，我又射之，中羆，羆死。」予謂「中羆」字不須要，中羆事但云：「我又射殺之」可也。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趙世家贊云：「吾聞馮王孫曰：『趙王遷，其母倡也，嬖於悼襄王，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，遷素無行，信讒，故誅其良將李牧，用郭開。』豈不謬哉！」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：「是時趙幾霸，後會趙王遷立，其母倡也，用郭開讒而誅李牧。」予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，則由其母見嬖之故；若乃信讒而誅李牧，倡何與焉？此句爲贅，而班書亦存之，過矣。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按依王氏意，馮唐傳當刪作「是時趙幾霸，後會趙王遷立，用郭開讒而誅李牧。」

范雎傳云：「須賈謂范雎曰：『非大車駟馬，吾固不出。』」范雎曰：「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。」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車駟馬。」此當云：「願爲君借於主人翁，卽歸取車馬。」

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「弄政欲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，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爲輔翼，政言不可，遂謝車騎人徒。弄政乃辭，獨行仗劍至韓。」多「弄政乃辭」四字。又云：「刺殺俠累，因自皮面決眼，自屠出腸，遂以死。」何必「遂」字？又云：「韓取弄政尸，暴于市，購問，莫知誰子。於是韓購縣之，有能言殺相俠累者，予千金。久之莫知也。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，賊不得，國不知其名姓，暴尸而縣之千金，乃於邑曰：『云云。』但言『政姊嫫聞之於邑』，豈不簡快乎？又曰：『市行者諸眾人皆曰：『此人暴虐吾國相。』』多「諸眾人」字。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

樂毅報燕惠王書云：「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，而吳王遠跡至郢，夫差勿是也，賜之鴟夷而浮之江，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，故沈子胥而不悔，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，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。」注云：「主不同量，謂夫差非其父之倫，或有「臣」字非。」古文辭類纂 書說類二

史記屈原傳云：「每出一令，平伐其功曰：『以為非我莫能為也。』』曰「字與「以為」意重複。柳文鶻說云：

「余疾夫今之說曰：『以煦煦而默，徐徐而俯者，善之徒；翹翹而厲，炳炳而白者，暴之徒。』亦是類也。」淳南遺老 集文辨

秦始皇本紀：「荆王獻青陽以西，已而畔約，擊我南郡，故發兵誅得其王，遂定其荆地。」念孫案：「荆地」上不當

有「其」字，蓋涉上句「其」字而行。讀書雜志 史記

「李斯出獄，與其中子俱執，顧謂其中子曰：『多下「其中子」三字。』」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

留侯世家云：「劉敬說高帝曰：都關中。』多卻「曰」字。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

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，勸之立原廟，上乃詔有司立之。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，而復云「原廟起以複道故。」此句

安用哉？前漢削之，當矣。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

史記鄧通傳云：「文帝崩，景帝立。」向若但云「景帝立。」不言「文帝崩。」斯亦可知矣，何用兼書其事乎？史通雜說上

「石奢為楚相，行縣道有殺人者，追之，乃其父也。縱其父而還自繫焉。」但云「縱之」可也。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

「李廣見草中石，以為虎而射之，中石沒鏃，視之石也。因復更射，終不能復入石矣。」凡多三「石」字，當云「以